

說

庫

第三十一冊

縣 筭 璫 採
君子堂日詢手鏡
長 物 志

4837
1003

8501492

縣司瑣保

明 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吳郡劉昌欽謹基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黧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溽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於州橋西見圖其狀於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於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立由國家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梧桐華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眾草爰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嶺函諸山時正秋草木俱幽謝盡山上下豈水崖巖落皆黃菊大如錢蕞生聚然乃悟河南

為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於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翁仲光。博學能文。隱於醫。姚公過之。賓不為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着衣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泊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未暇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暇。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既來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既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為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於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相待。請就着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投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於京市中。繼忠之塔曰。宋昌喬善草書。與河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於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書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嘗公之故人。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書盡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鼎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書。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讒謔。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案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為。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因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己。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獲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

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於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天質甚美。為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一時文名大譁。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越汝玉。閩有王。稱孟揚。常有王。達達甚。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

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為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微處士胡祺於五星眾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其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藉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修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呂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實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郡賀表。既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准侍側。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卒。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鏐。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呂薦其志。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鏐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公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鏐何乃舉朕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為宗璉。不意遂為鏐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鏐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

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黎。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饑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史刑二部司檢。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為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楊文貞公薦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某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公

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聲永豐人仕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
萬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眾以子啟應詔御
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後成詞復褻瀆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
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提筆書曰宮詹不少歲周非
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著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卒贈禮部侍郎

言禍

唐劉蕡對策言閹宦事第策官馮宿等畏禍不敢取蕡終被宦人誣以臯誦死柳州
宋祁修新唐書病著岷太直曰蕡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慮其
紆急矣夫當是時帝已制於宦人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好惡蕡何由得以忠結上
邪此與論賈誼謂當先結絳灌而後可陳治安者同一揆也夫君子之言事從不從
聽諸人或不就歸之天不昌言於廷使帝與相自擇之而欲先結主甚則為李訓之
徒矣豈君子之道哉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執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煩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貌。惟恃公贈之存問。今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予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嫻。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於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任翰林者。舉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為贊善。日為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成化六年二月廿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湔然東舞。其色正黃。視街衢如拓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窗隙間。紅如血。仰視雲天。埋埋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頗慘懼。時方憫雨。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一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物。物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尤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冢數十。皆舊被發者。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推而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庵外方塚石蓋橋。且置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殺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耶。昔韓退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況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此職。聊自歎息而已。

余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蓋殊遇也。

恃才傲物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人。嘗過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造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銜官。吾筆當

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看候如何。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於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鄉御史。先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馮公。予曰。馮家公子善夸。其好似蜂蟬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窗。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馮名胤勳。字公讓。在江陰。予與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胤勳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贊所為詩。胤勳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蹐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勳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矣。草窗名溥。字原博。嘗為鹵寫詩。有古今茫茫白雲老之句。眾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窗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窗怒曰。不讀二萬卷者。看溥詩不得。予以為白雲老者。蓋指鹵寫如白雲。常在則謂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勳過草窗。同胤勳執禮甚恭。攜八詩就評。草窗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勳曰。北京八景詩。草窗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本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己也。胤勳曰。第請

之草窗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鶴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鶴詩。如公之作。直學諫詩耳。草窗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挂胡頭。膚勸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過其敵而然也。詩有孟鯨王推及平等類之十字子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如霧者。從東來者。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佳。問與兒。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王荊集。有云。冰凌木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嘗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郡邑。嘗出北邙。經平曠。入山谷。見邱塚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為無謂。東南邱壠。多植松柏。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悲慘。陝號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為寺觀材料。則疏裂不如松柏材勁實。

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平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額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額文而形小。坐驚服于在虞衡時。四川有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貓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額文。蓋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集覽多誤

瞿宗吉為集覽編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可廢。未子綱目所列。與題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例。而外。以諸書參酌。若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然未暇也。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有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

有措勞於帶者。有手自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芻有責。而世因置芻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肯效者。

故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為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為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牽畫耳。黔公造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答。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省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愧矣。

求免自警

慎則免悔。諫則免妬。默則免惡。廉則免禍。勤則免誤。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已。

瀾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瀾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於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官差副總領之印。昔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

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奇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夫記其所造年月。當同是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肩勸從予索之。詩曰。兼白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溫茶。後堂曰。片言曾折屣。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鑿輿。故云。其東偏云。雙柱西山苑。闌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生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憂佚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款識

予嘗至南內於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記。長可二尺。闊僅及寸。背嵌銀。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并鼎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佞巨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能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

考矣。

龍閣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高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覺。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團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閣云。

守宮詩

湯胤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晚。茜花光映玉鞦韆。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讓後為參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耶。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肯救者。遂遇

害朝廷賄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頗不謂之奇男子耶。

二十八宿

文廟善任文學。嘗於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時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持曰。此有志之士。詳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公准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而不敢僭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摹。頗逼真。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上覽之喜甚。曰。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問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為中書舍人。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刺客

五代葛從蘭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闕。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取其寶而害斯

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麴刺趙盾事相似。盾為於君臣。富人為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倒用印

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司印以進兵。此忠於國者也。五代李崧魏王繼岌召書吏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倒用都統印。誦諸軍殺郭崇韜。此何等舉措。卒之繼岌道死。崧後亦族誅。天道好還。有如此者。

讀書錄

薛文清公瑄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於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學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於郡庠。袁鉉作序。以為王廉熙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攜留曹端家刻說成。其書四出。端為霍州學。移文於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

中有其討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為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層語

袁鉉績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聞與之作族譜。窮漢唐元宋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虛代封豨。諸執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層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其府究破。其座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矣。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為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為春秋魁第四名。張嶽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己未。果狀元及第。

將寫項探終

君子堂日詢手錄

明 吳興白鐵道人王 脩撰

有樹曰龍骨。其根大者如栝菴幹如臂而區。新發者亦然。根至顛頂皆有刺。手不可觸。人以之編藤。堅過於墻。伐枝插地即活。皮色青翠可愛。葉狀如楊梅。十月後脫。至三月發傷幹及葉。俱有白汁。其花黃心紅瓣。蒂若幹。廣東又呼為火殃。百陽雜俎中有慎火木。亦名護火。多種。盆中置屋上。開紅白花。倦遊錄以雜俎所云者。即龍骨樹。又名烽火木。斷之有白汁。所見龍骨。誠如倦遊錄所言。但不言有刺者。以其稱龍骨。故略之爾。若云其汁着人肌膚。遂成瘡癩。則余未之知。意者雜俎所載慎火木。或別有種。

有一種人。名曰山子。即夷獠之屬。初為亂守禦本州。馴象衛鄉指揮者。招撫居之。各山聽其樹藝。官無所擾。今皆安其土矣。尚呼鄉民。後為主人。其俗語音與華不同。男婦皆徒跣。短裳。婦人以他髮。雖已鬢。髻髻作大堆。重可數斤。上覆青布。簪大頭銀釧耳。至百餘。耳綴數環。男子花青布裹頭。亦以耕織為生。就山伐巨木。枝為室。蓋鍋蓋鼓鞞之屬。入城貿易。其夫妻亦嘗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擇僻處。盡一

日之樂既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插青見者即返或誤入則加以刀
擊死且不顧若婚嫁則又可笑有女之家初不計財惟檮柳數裏為聘結婚時男
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門外不敢輒入伺主人出以期告主人不諾即辭去不敢言
明日復往伺如初主人諾則延媒氏入飲及其婿偕媒氏攜果盒往將及女家婿
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躡新草履負襪扶燼燼上仍整雙草履隨媒氏往婿所解履
投婿婿穿履引之而去媒與父母送者屢反不顧有子方偕婿歸寧

土俗婚嫁有期女家於近村倩能歌男婦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至期同男昇船至
眾集女門女登轎夫而歌之互相應答雖笑而行聲聞數里望及男家室廬各皆
散去男家携酒肉道餽之此附郭之俗雖衣冠家不廢惟城中軍衛所居多江浙
人故不崇此俗若僻遠村落則新婦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為不可觀

每歲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製布為帕披往村落寬處女少嫌相期答歌允者男子
以布帕投女女解所衣汗衫授男子歸謂之拋布至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
母欣然迎款男左女右班坐一空各與所期互相答歌鄰親老稚畢集觀之人家
多女者各期一男是日皆至歡歌至十六日乃罷歸歸時女以前帕巧刺文繡還

男子。男子亦以汗衫歸之。夫婦之父并夫有別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雖千指之家。亦有此。惟城中有附郭。無此俗。中或有故事。皆廢昧。

余見彼中竹有數十種。與吳浙不同。哀竹節疎幹大。體厚。裁之可作汲桶。苟生七八月。則味微苦。土人誇之。余以為不逮湖州棲賢。猶竹筍。與杭之杜園遠甚。惜彼中莫知其味。不可與語。釣絲竹亦疎節。幹視哀竹差小。枝稍細而長。葉繁可織為器。亦可餐。一名蒲竹。人取裁為屋瓦。并編屋壁。最堅美。又有笏竹。大如釣絲。自根至梢皆密節。節有刺。長寸許。山野間每數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環之以為屏翰。則蛇鼠不能入。足可為備禦計。聞猛賊亦皆恃此為金湯。官軍亦無可奈何。後見贛竹譜云。南人呼刺為筍。贛州舊以為城壁。葉未侵不能入。今贛州種此城外。呼為護城。桂海虞衡則書以笏。不知孰是。又有斑竹。甚佳。即吳地稱湘妃竹者。其斑如淚痕。杭產者不如。亦有二種。出古隸者佳。出陶虛山中者次之。土人裁為笏。甚妙。余携數竿回。乃陶虛者。故不甚佳。吳人甚珍重。以之為扇材。及文房中秘閣之類。大許值錢。二三百文。山間野竹種類甚多。

余初至橫之郊。尚舍許名謝村。聞挽夫詳然頌之。一大持一獸來獻。名竹鼠。云極肥。

美。嶺南所珍。其狀絕類松鼠。大如兔。重可二三斤。余晷視良久。叱還而去。後至州。麻與諸士大夫談及。皆云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艱。余以為簡冊有載。竹總者。即此。杭湖諸山。亦或有之。但人未知其美。故不取耳。

橫人好植蘭。至者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半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煨令紅。取出。錘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火煨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蚯蚓螻蛄傷之耳。花時。列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蘭最勝若此。橫之蘭品。亦未必居下。

吳浙間。嘗有俗諺云。見事雖成。則云頰缺。樹花開。余於橫之馴象衛。殷指揮貫家園中。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余問之。殷云。此缺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團一團。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余因憶缺樹花開之說。且謂不到此地。又焉知真有是物耶。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古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余賦歲祀事。嘗一至。

馬其山視諸山頗秀拔當入嶺處有深澗淙淙不絕石梁跨之邊路繁紆松柏樟
榕諸木蒼鬱可愛路半有屋三楹名半山亭殿指揮貴重建余為記于石由半山
轉百餘磴有一坡極平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雜立過此即絕頂神廟在
馬四顧遠近諸山若揖拱不暇者南望州治大江寶華諸山皆在指顧山後林木
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縱鯉一日道遇
白衣人告云可速携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將為巨浸矣還告其夫愴惶挈家方
至山半其地已陷令存龍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婦遂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
所縱之鯉報活已恩也唐宋及我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
食鯉云

州城南門外渡江陸行數里有寶華山銳削秀拔學宮正南一望屹然對峙術者以
為文筆峰故科不乏人余屢欲一登終以事阻人云其中邊路巖洞繁紆曲迥不
可名峭壁怪石奇險峻拔又多可愛中有一寺亦以山名今已圯廢中殿巋然僅
存旁舍存數野衲而已聞昔嘗居千僧一巨鍋炊可餉數百人者尚漫沙土中地
出兩耳人行其中不礙閱嘗有見浮出溪澗者次日相率往觀居然在焉見則其

歲有兵荒。又有神僧騎鹿或虎。往來山間。此說近誕。姑以紀異。

其土多奇花異卉。有不可名狀者。於牡丹芍藥則無。仕宦携歸。雖活不花。人呼佛奈。為牡丹。更可笑。佛奈有深紅深紫淺紅淺紅數種。剪挿於土。即活。茉莉甚廣。有以之編簪者。四時常花。又有似茉莉而大瓣微尖。其香清絕。過於茉莉。土人呼為狗牙。余病其卉佳而名不雅。故改為雪瓣。時漸有人以雪瓣呼之矣。又一花名指田。五六月開花。細而正黃。頗類木犀。中多須蕊。香亦絕似。其葉可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故名。甚可愛。彼中亦貴之。後聞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又嘗見山間水邊。與叢楚籬落間。紅紫黃白。个態萬狀。四時不絕。余愛甚。每見必稅駕延佇者久之。若同吳浙所有者。亦為不少。不可備述矣。

果蔬之屬。大率不逮吳浙遠甚。以余所見。惟蓮房西瓜甘蔗粟四品。與吾地彷彿。雖有桃李梅梨數品。然皆不候時熟。即入市。青硬酸澁。不可做杏。子林禽地素不產。土人不之識。楊梅大者如葦。為吾地所無者。荔子龍眼蕉實三品。甚佳。又有名九層皮者。脫至九層。方見肉。熟而食之。其味類栗。又有一種名黃皮果。狀如柿子。味酸。又有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澁。餘味甘。味不甚美。橄欖烏欖。二者甚多。俱野

生有力恣意可取。市中十錢可得一大擔。土人炒以進飲。復有人面果、冬桃、山果子、木饅頭、山核桃、陽桃、暹軍糧等。野果種類更多。然瓜雖美。四月即可食。至五月已無。桃李枇杷二三月間即食。四月俱已摘盡。惟栗與甘蔗用方久耳。

余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擔貿易。百貨塞途。悉皆婦女。男子不十一。余甚疑焉。詢之云。城中居者多戎。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之家。例不得免。故廝役多用婦女。至於販鬻侍從亦然。大家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間亦染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入市。亦是婦人。尤為可笑。嶺南好食檳榔。橫人尤甚。賓至不設茶。但嚼檳榔於聘物。尤所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上官長者。亦不輟咀嚼。與臺兒隸囚徒廝養。伺候於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并俗傳有鑿人口吐血之語。心竊疑焉。余初至其地。見人食甚甘。余亦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頭眩目花。數於顛仆。久之方蘇。逆更不復食。始知其為真能醉人。又見人嚼久吐津水甚紅。乃信口吐血之說。余按本草所載。檳榔性不甚益人。丹溪云。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則能病真氣。有關門延益之患。彼人非中瘴。會如殺鬼。誠為可笑。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巡檢司并烏蠻驛在焉其地有烏蠻灘甚險過此
未有不心駭魄奪者其灘有六延亘三十餘里曰三鬼挂舵馬槽疑壁龍門雷霹
三鬼馬槽又險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鐵索鎖
木虎勢甚猙獰云不鎮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雞血滴虎頭人
云此灘之險又甚於閩之踏浪灘過踏浪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則無恙
城南由大江西南上十里許有牛皮灘以傍有大石狀若牛反故名如吳之虎丘十
八石其大倍焉余嘗經其地登坐踰時石上隱然有橫州二字大如數席筆畫類
唐人土人浪傳神仙所書其西有山亦秀上有百合花瀟漫椒蕨余至當盛開時
香馥清遠甚可愛也

北方立期為市謂之集嶺南則稱墟不知稱墟之說所起及何所據土人亦不知余
謂大抵作市於丘墟間故謂之墟唐人有綠荷包飯趁墟人之句想其來遠矣又
一書云成市則實市散則墟或恐未然只是丘墟之義耳橫州雖止十五里有村
八百餘墟百餘一墟每期貿易財貨不下數十萬陶墟百合青桐古辣則其尤大

者云

相傳寧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當春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涌出順
流通學門則次年中舉居多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
六人此又甚異

於城中道遇一丈身老婦因詢之云是海南人頃歲調狼兵征剿黎賊被虜三四人
賣至此又云海南諸州黎俗生男女三日必倩善文繪者於頭面肩頸手腕膝脛
腹背周身畫成諸花及八寶等件後用細鍼數枚挑刺出血搽以青錠候三四日
滌去則花宛然斷續處再刺以補之至死不漫鉅族大家以之相尚傭賤者則不
敢百粵文身之地即此是已

宋秦淮海先生嘗詣於橫罕交游城西一杞姓老書生頗淳篤家有海棠花一株甚
妍麗淮海每過其家於花下觴飲盡醉而返嘗於花下作醉鄉廣大人間小之詞
尚存于石後人即其地建亭名海棠亭又一大橋長百餘尺皆以鐵石為材云宋
時所建者亦名海棠數年前建業廣琮守州改為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有壞
碑數通漫滅不可讀後有小碑仆於地拂拭觀之乃刻昆無咎錄也云昆嘗不遠
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後淮海得命還卒於蘇州即今藤縣人於其卒所建光

華亭在焉

隣壤昔縣有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乃橫州侯與國舉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頗詳。其家神異者。世有一人。立召風雨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猖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峒間有跋踈者。總帥委之撫安其魁。率徒眾頂香盆牛酒拜迎於道云。吾祖公來矣。即趨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居。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獠所居。每月朔望。各贖香錢。至其家納馬。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為亂。蓋馮力也。由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為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水年。至四十上下。非繼即溺而死。死後遠近逆事之。以為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與家相隣。廟已有十五六像。皆其元也。余嘗一往觀。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尤異。弘治間。警林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馮氏。徒眾遙見賊魁。若衣黃袍。冕旒。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盡。乃聚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通。三司諸官惶惶呼都長告急。答曰。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焚蕪一香。往營外

望空數拜。鄉語刺刺。飯頃。以手指畫若問答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矣。可速傳令。子時薄食。且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軍舉火。猶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噪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新獲無數。都長單騎馳而呼曰。我即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遊。賊衆見之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魁請降。事遂平。又有木山獬豸。得獵。視官軍。莫如。總帥委都長招撫受命。即單騎引數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款。不暇。惟命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但爾渠魁某人。不可赦。可隨我出。見總制。衆皆唯唯。其魁即隨以出。見總制訖。就即付都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即出就獄。都長與為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既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云。吾因將叛。只被馮都長放許多大蟲。咆哮圍繞家宅。恐禍及妻孥。故不敢愛一死。乃來耳。都長年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慮其死也。倭舉人亦在焉。忽對候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雞。可向東南叫我三聲。頃焉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後。倭販楮于三大船。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漲四五丈。過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闌山腰間。明臺。衆相顧愕然。

無所為計。忽憶都長決別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為飯以待。明蚤。果有一人。率二十餘徒。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者云。昨更深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速往救。又云。可於山中多伐連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以藉墊。以繩索將船用。力一挽。即至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若無事。然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焉。

橫人專信巫鬼。有一等稱為鬼童。其地家無大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薄。具牛馬羊豕諸牲物。羅於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攜楮造繪畫面具上。各書鬼神名號。以次列棹上。用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銅鐸擊之。雜以土歌。遠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神鬼面具。衣短紅衫。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有時奮身踊躍。至屋梁。或仆於地。或忽據中坐。自稱為某神。言人禍福。主人跪拜於下。謂為過神。少憩。復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罷。人有疾者。亦以此術所禱。不即愈。至再至三。至四五不已。甚至破家者有之。不復更問醫藥。誠治間人日中。雖一二妻醫。亦未始不兼於此者。雖士大夫家亦然。此俗又甚可鄙。

其地多山產美材。鐵栗木居多。有力者。任意取之。故人家治屋。咸以鐵栗。臭楠等良材為之。方堅且久。若用雜木。多生蛀蟲。大如吳蠶。日夜啣榑柱中。碌碌有聲。不五年間。皆空中。遂至傾倒。其鐵栗有參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多采採製椅。裨會隔等器。繫於吳浙間。可得善價。吾浙最貴此木。又有歸木。甚堅。色赤。歲貢於京。為神鎗中用。又有一木。亦堅重。其色淡黃。有黑斑如虎文。故稱為虎斑木。可作小器。甚佳。亦有以用藥煮作純黑色。偽為烏木。以射利。其棕竹極廣。湖山巨谷皆是。吾地有得種。盆盎中者。數竿。可值一二金。有採往南京賣作扇材者。材為拄杖亦佳。其地更多。不能名狀。

橫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為佛徒。遁至嶺南。復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校浮園之學。恐事泄。一夕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為人所覺。言諸官。達於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禪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北背城。殿宇甚華美。有腴田數百頃。臨街店屋三四十間。咸可得買錢百五十金。令止一二僧。儒不能立。利歸里長。并諸有力者。又傳自建文庶人去。則寺日

就廢。僧人不能存云。

橫地多產珍異之鳥。吳浙所有者不錄。若鳥鳳山鳳。秦吉了。珊瑚倒挂之屬。皆有。孔雀。龍州山中甚多。橫亦時或有之。其鳥鳳狀類繪家畫鳳。色黑如雅。領腹皆淡紅。長頸紅冠。喙脚俱赤。有距。山鳳狀如鳥鳳。色具五彩。若今繪者。但尾稍短。其聲甚惡。好食蛇。二者。以其類鳳。故以鳳呼。范石湖桂海虞衡云。山鳳狀如鷓鴣。喙如鳳。殊未然。又云。巢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窠以飼之。殼乃登封。強則室之而死。又余所未知也。倒挂小巧可愛。形色皆如綠鷄。而小。略大於瓦雀。好香。故名收香倒挂。東坡有倒挂綠毛么鳳之句。即此。珊瑚鳥。比畫眉差大。彼皆寫珊瑚二字。不知何義。余謂以其珍貴故耳。或別有名。考諸埤雅。爾雅皆不見。儼然此鳥好鬪。彼人多畜以賭勝負。甚至以鞍馬為注者。如吾地鬪促織。然秦吉了俗呼為了哥。教之能人言。狀如雛雞而大。喙爪俱黃。眼上有黃肉。鷓鴣甚多。有小乳雞。虞人捕賣市中。五錢可得一隻。甚肥美。又有綠鳩。捕得亦可。食詢山間人。異鳥甚多。不可一一名狀。

與客坐閒談。橫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湓塘巖。次則謝村巖。馬。彼人呼洞曰巖。余終

以公事羈縻不能一往。後乘道表之行軍銜。卿官舉人諸公。置酒舟中餞別。乘輿一登。結畢。素願。先至謝村。方維舟。村老一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復入小路。邊崖透數曲。即有巨怪石數十餘。依石轉二三曲。得一絕壁。若無可入處。復進一石。後方有一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甚清徹。云歲旱不涸。沿池轉摺數十步。乃炬而行。復轉一曲。即有小水聲。常汨汨深淺莫測。洞約深數里。水亦如之中白石如玉。奇怪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人亦呼為老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如水柱下垂。亦有自地涌出上插者。行半復有一岐石。入亦深廣。至盡處。極高曠。頂有一穴。光射洞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十月。自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極珍貴。地里誌載云。蜀夔府。過縣。睢州與漢中沔縣。俱有丙穴。產此魚。獨不云橫。其穴亦宜以丙穴呼可也。遊畢。還舟。渡江行里許。見一山巖。巖於平曠中。即湓塘巖也。陸行皆震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率人新葺。入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塊塞洞口。巡石環走。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圍及頂。皆有穴。透入日光。中多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傍升一石。有若磴數級。即一小路。巡石壁而行。縈繞數曲。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

西有廳數處。可以下窺。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如舌下垂。人呼為龍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如前。以入洞。特計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竿六書。重樓洞天四字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露臺下。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圍繞。遠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盡醉。出至江浙而別。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一坂。則有塘蓄水。塘高於田。旱則決塘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今熟。秧二三寸。即挿於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略不施肥。蓋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穫。每一畝得穀二石者為上。此亦習於逸惰而不力耳。又有倉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并種種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施多工。亦惟薅草而已。穫亦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余詢之云。亦嘗種。還熟時。不俟曬乾。即糞淨貯之。器間。彼土又多濕熱。皆鬱為紅黑色。食皆無味。或有食即嘔吐成疾。遂云地不宜麥。故皆不種。殊不知收時須曝令乾甚。方貯之。無不美者。余備寫種收

之法示之各村。虛間亦有人種矣。

橫州城中有魚塘三百六十口。郭外并鄉村倍之。大者種魚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數。故魚甚賤。屬貴時亦斤不滿六錢。江河間魚亦不少。其品與吳浙所產不同。一種名谷魚。類鮎與鮠。味亦肥美。余甚愛之。又一種名鈎魚。狀類鯉。身少鱗。其唇甚長。垂下數寸。味皆在此。故俗有喫着鈎魚唇。不惜老婆親之語。又一種名竹魚。其色如竹。青翠可愛。味亦佳。魴魚極多。甚美。有重十斤者。鱒魚烏蠻灘下甚多。灘上直抵橫以上一帶。皆無毒魚。惟謝村巖江邊。則有魚。餘皆無之。又有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幾種。經鄉等魚。皆與吳浙同。

橫州雖為殊方僻邑。華邑雜處之地。然亦歲有一二節序可觀。邇端陽前初一日。即為競渡之戲。至初五日方罷。舟有十五。每隻甚狹長。可七八丈。頭尾皆刻龍形。每舟有五六十人。皆紅衣綠衫。短裳。吹鉦鼓數人。拳旗一人。餘各一繫檣水。其行如飛。二舟相較勝負。迅疾者為勝。則以酒肉紅帛賞之。其負者披麻而去。遠近男婦老稚畢集江濱。珠翠鮮紫。曠炫奪目。或就民居樓屋。或買舟雜綠陰間。各設酒歌。鼓歌飲而觀。至暮方散。中秋城中郭外之家。連夜必設一大月餅。宰白雞魚肉。成

陳瓜果至十餘品者。或於通衢。或於院落間。一家之內。無間老幼皆集。所設處拜月。歡飲簫鼓詠歌。聲聞遠近。遠近方已。雖家貧亦不廢此二節。甚佳。吳浙所不如。此地之俗。多可鄙。賴有此耳。

其地人家多畜牛。巨家有數百頭。有至千頭者。雖數口之家。亦不下十數。時出野外。一望滿漫。坡嶺間如蟻。故市中牛肉。四時不絕。一羊百餘斤。銀五六錢。馬亦多產。絕無大而駿者。上產一匹。價不滿五金。又有海馬。云雷原所產。大如小驢。銀七八錢。可得一匹。亦有力。載負不減常馬。家畜一匹。或數匹。漢甌中有果下驢。高三尺。即此。至如驢驘。地素不產。人皆不識。其地豬甚肥。而其短頭小。腹大垂地。雖新生十餘日。即肥圓如飽。重六七斤。可烹。味極甘腴。人甚珍重。延客燕俎間。無此不為敬。余初不甚信。鄉士夫烹以見餽。食之果然。吳浙人好食犬。呼為地羊。小豬之味。過於地羊。遠甚。又所畜羊。皆黑色。若蒼色者。人亦異之。余嘗於坐中談及吾地白羊。人以為駭。若吾地黑羊也。

有菌甚鮮美。作羹。其味未有逾於此者。雷通則生。須疾採。稍遲非處。野老故呼為雷菌。亦有曝乾作腊。雖佳不如鮮烹者。遠甚。予謂即漢南之雞棕。燕窠之處。但此物

不多產耳。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其地甚多。狀類蜥蜴。守宮之屬。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狂聲蛤。牝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日墜於地。人往捕亦不之覺。人以手分擊。雖死不開。人得之以搗熟。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為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為醫。獸方中之劑也。余暇日與馴象殿指揮貫左州李太守飲。承侯舉人嘉祥開談。偶及諸土官風俗。飲食燕遊起居。甚為可鄙。各處皆同。其飲食。烹餅。與華人不類。蛇鼠山百脚。蚯蚓。蝨。蠅。皆以登饌。更喜木蠹。白大者為上品。又以牛羊脾上黑膜。焙研細。雜以椒鹽。燕食諸肉。婦人不纏足。不穿底衣。裙至十數餘幅。甚長。拽地尺餘。以多為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又言田州太守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人豪滑狠戾。好殺恃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理。殷嘗為總帥。府旗牌官。屢至彼土。故知之詳。過總府差官。賣旗牌。往彼調兵。有至一二月。不出承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恐其加毒。毒之類中傷之也。歸則總府責在旗牌人員。甚至杖一二百。屢有至死者。又將此輩置之法外。愈譽略不之加。逆各相

效尤。各土官又畏其強。遇有調不敢輒出。差人往彼請命。及伺動靜。彼若有期。因其期亦出。彼不之動。亦不敢動。其跋扈不恭也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劫去金銀寶貨鉅萬。殺虜男婦無算。蓋龍州甚富。人馬不及耳。其龍州例。委指揮一員。率四十軍。歲在彼把守。遇掠後。聞諸官道。達於朝。下巡按御史轉行監司諸官。案問其把守指揮。坐以失機處死。至今未釋。龍州知州。罰米二百石。岑猛令其立功贖罪。此不知何律。恐軍門別有條例。余所不知。抑恐諸公慮其激變。姑事姑息之典。但四十人以禦十餘萬衆。而加以失機之罪。恐不能服與論耳。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為思恩知州。亦不法無狀。然未若此之甚。卒至剿滅。彼岑猛者。若不復繼。岑浚覆轍。吾見其覆滅可待矣。

人稱猿通臂。嘗讀璋雅爾雅。稽諸簡冊亦然。或云臂通肩。余未見為疑。撫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文下州。差人捕猿入貢。余因檢故事。凡打捕例。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衆。唯而去。旬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斃。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猿至。予驗其形似。皆如諸簡冊所云。但

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臂長者為猿。其類雖非一。皆短臂蒼毛者。烏得謂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為黃。潰去其勢與鬘。即轉雄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德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為黃。其勢與鬘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為其事。後知雌化為雄。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眾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毋惑乎五百人以向日之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鄧指揮家。嘗有山子。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黑毛。如指闊一縷。直至春盡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者。余州所獲猿。因今上飛貢珍異。故不用。余遂攜歸。畜之三數年。甚馴擾。忽疾作而斃。瘞小橫山側。與鶴冢相並。

山中產蚺蛇。大者長十餘丈。能逐鹿食之。土人捕法。採葛藤塞蛇穴。徐入以杖。蛇嗅之。即靡乃發。穴出蛇。繫于葛繩。鬻而烹之。極腴。售其膽。獲價甚厚。其脂着人骨。輒

軟。又能善陽。終身不舉。食鹿骨角。隨腐。本草諸書。皆所未載。余甚異之。令江南得
其皮。以為樂器刀劍之飾。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時。架木為臺於園。至黃昏則人
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為飛倉。余偶聞溪蠻童
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就毒。將其皮則易產。名
飛生。予謂即飛倉也。橫人語。生為倉。蓋聲相近云。

廣西橫州。乃舊合浦郡也。余竊慕于茲。見其風氣絕與吳浙不同。故每遇事。必
細詢之。不倦。是以郡內山川出產。民情土俗。頗得一二。在官二百五十日。以母
老去家甚遠。恒邑不自安。遂請終養還居。常與賓客構俎間。每有談及治
內事者。余性疎懶。又拙於應對。故暇時憶一事。則書一事於故牋。積久成帙。錄
而入梓。或有問及。則以一帙呈焉。以代口舌。題其首為君子堂日詢手鏡。君子
堂者。郡廡側燕息所也。嘉靖改元秋。吳興白鐵道人王濟謹識。

室廬

居山水間者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儕縱不能栖巖止谷追綺園之踪而泥跡塵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絕亭臺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又當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之者忘倦繇隆則颯然而寒凜冽則煦然而燠若徒侈土木尚丹堊真同桎梏樊檻而已志室廬第一

門

用木為格以湘妃竹橫斜釘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兩旁用板為春帖必隨意取唐聯佳者刻於上若用石柵必須板扉石用方厚渾樸庶不涉俗門環得古青綠蝴蝶獸面或天雞簪簪之屬釘於上為佳不則用紫銅或精鐵如舊式鑄成亦可黃白銅俱不可用也漆惟朱紫黑三色餘不可用

階

自三級以至十級愈高愈古須以文石剝成種綺墩草或草化數莖於內枝葉紛披

映階傍砌以太湖石疊成者曰澀澀其制更奇然不易就複室須內高於外取頑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巖阿之致

廳

用木為粗格中設細條三眼眼方二寸不可過大廳下填板尺許佛樓禪室間用瓦花及象眼者廳忌用六或二或三或四隨宜用之室高上可用橫廳一扇下用低檻承之俱釘明瓦或以紙糊不可用絳素紗及梅花堂冬月欲承日製有眼風廳眼徑尺許中以線經其上庶紙不為風雪所破其制亦雅然僅可用之小齋漆室漆用金漆或朱黑二色雕花綠漆俱不可用

欄干

石欄最古第近於琳宮梵宇及人家塚墓傍池或可用然不如用石蓮柱二木欄為雅柱不可過高亦不可雕鳥獸形亭榭廊廡可用朱欄及龜頸承坐堂中須以巨木雕如石欄而空其中頂用柿頂朱飾中用荷葉寶瓶綠飾卍字者宜閨閣中不甚古雅取圖畫中有可用者以意成之可也三橫木最便第太樸不可多用更須每楹一扇不可中豎一木分為二三若齋中竟不必用矣

照壁

得文本如豆瓣楠之類為之華而復雅不則竟用素染或金漆亦可青紫及洒金描畫俱所最忌亦不可用六堂中可用一帶齋中則止中楹用之有以夾紗牕或細格代之者俱稱俗品

堂

堂之製宜宏敞精麗前後須層軒廣庭廊廡俱可容一席四壁用細磚砌者佳不則竟用粉壁梁用練門高廣相稱層階俱以文石為之小堂可不設牕檻

山齋

宜明淨不可太敞明淨可爽心神太敞則費目力或傍簷置牕檻或由廊以入俱隨地所宜中庭亦須稍廣可種花木列盆景夏日去北扉前後洞室庭際沃以飯瀋雨漬苔生綠褥可愛遠砌可種翠苔草今過茂則青蔥欲浮前垣宜矮有取薜荔根瘞牆下洒魚腥水於牆上以引蔓者雖有幽致然不如粉壁為佳

丈室

丈室宜隆冬寒夜客仿北地煖房之製中可置卧榻及禪椅之屬前庭須廣以承日

色留西牕以受斜陽不必開北牖也

佛堂

築基高五尺餘列級而上前為小軒及左右俱設歡門後通三楹供佛庭中以石子砌地列楹旋之屬另建一門後為小室可置卧榻

橋

廣池巨淺須用文石為橋雕鏤雲物極其精工不可入俗小溪曲湖用石子砌者佳四傍可種綉墩草板橋須三折一木為欄忌平板作朱卍字欄以太湖石為之亦俗石橋忌三環板橋忌四方磐折尤忌橋上置亭子

茶寮

構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琴室

古人有於平屋中埋一缸缸懸銅鐘以發琴聲者然不如層樓之下蓋上有板則聲不散下空曠則聲透徹或於喬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清境絕更為雅稱耳

浴室

前後二室以牆隔之前砌鐵鍋後燃薪以俟更須密室不為風寒所侵近牆鑿井具蛇板為竈引水以入後為溝引水以出潔具中悅成具其中。

街裡庭除

馳道廣庭以武康石皮砌者最華整花間岸側以石子砌成或以碎瓦片斜砌者雨久生苔自然古色甯必金錢作珠乃稱勝地哉。

樓閣

樓閣作房闔者須回環窈窕供登眺者須軒敞宏麗繪畫者須爽塏高深此其大畧也樓作四面窗者前楹用窗後及兩旁用板閣作方樣者四面一式樓前忌有露臺捲蓬樓板忌用磚鋪蓋既名樓閣必有定式若碑復鋪與平屋何異高閣作三層者最俗樓下柱稍高上可設平頂。

臺

築臺忌六角隨地大小為之若築於土岡之上四周用粗木作朱闌亦雅。

總論

忌用承塵俗所稱天花板是也。此僅可用之。解字中地屏則間可用之。暖室不可加簾。或用氈能為地衣亦可。然總不如細磚之雅。南方卑濕空鋪最宜。畧多費耳。室忌五柱。忌有兩廂。前後堂相承。忌王字體。亦以近官解也。退居則間可用。忌傍無避弄。庭較屋東偏稍廣。則西日不適。忌長而狹。忌矮而寬。亭忌上銳下狹。忌小六角。忌用葫蘆頂。忌以茆蓋。忌如鐘鼓及城樓式。樓梯須從後影壁上。忌置兩旁。碑者作數曲更雅。臨水亭榭可用藍絹為帳。以蔽日色。紫絹為帳。以蔽風雪。外此俱不可用。尤忌用布。以類酒船及市葯設帳也。小室忌中隔。若有北窗者。則分為二室。忌紙糊。忌作雪洞。此與混堂無異。而俗子絕好之。俱不可解。忌為卍字窗。傍填板。忌犄角畫各色花鳥。古人最重題壁。今即使懶。陸點染。鍾王濡筆。俱不如素壁為佳。忌長脚一式。或更互其數。屐不入俗。忌竹木屏及竹籬之屬。忌黃白銅為屈戍。庭際不可鋪細方磚。為承露臺。則可。忌兩楹而中置一椽。上設叉手。筵此皆舊制而不甚雅。忌用板隔。隔必以磚。忌梁椽畫羅紋及金方勝。如古屋歲久木色已舊。未免繪飾。必須高手為之。凡入門處必小委曲。忌太直。齊必三楹。傍更作一室。可置卧榻。而北小庭不可太廣。以北風甚厲也。忌中樞設欄楯。如今拔步床式。忌穴壁為榻。忌以瓦為牆。有作金錢

梅花式者。此俱當付之一擊。又鷓鴣好望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須如古式。為之。不則亦仿畫中室宇之製。簷瓦不可用粉刷。得巨栱。櫺為承溜。最雅。否則用竹。不可用木。及錫。忌有捲棚。此官府設以聽雨造者。於人家不知何用。忌用梅花簷。堂簾。惟温州湘竹者佳。忌中有花如繡補。忌有字如壽山福海之類。總之隨方制象。各有所宜。甯古無時。甯樸無巧。甯儉無俗。至於蕭疎雅潔。又本性生。非強作解事者。所得輕議矣。

花木

弄花一歲看花十日。故幃箔映蔽鈴索護持。非徒富貴容也。第繁花雜木宜以畝計。乃若庭除檻畔。必以虬枝古幹異種奇名。枝葉扶疎位置疏密。或水邊石際橫斜。攬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獨秀。單花不可繁雜。隨處植之。取其四時不斷。皆入畫圖。又如桃李不可植於庭除。似宜遠望。紅梅絳桃俱備。以點綴林中。不宜多植。梅生山中。有苔蘚者。移置藥欄最古。杏花差不耐久。開時多值風雨。僅可作片時玩。蠟梅冬月最不可少。他如苙棚菜園。山家風味。固自不惡。然必開隙地數頃。別為一區。若於庭除種植。便非韻事。更有石碎木柱。架縛精整者。愈入忌道。至於蕓蘭。栽莖古各有方。時取以課園丁。考職事。亦出人之務也。志花木第二

牡丹芍藥

牡丹稱花玉芍藥稱花相。俱花中貴裔。栽植賞玩。不可毫涉酸氣。用文石為欄。參差數級。以次列種。花時設宴。用木為架。張碧油幔於上。以蔽日色。夜則懸燈以照。忌二

種並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

玉蘭

宜種廳事前。對列數株。花時如玉圓瓊林。最稱絕勝。別有一種紫者。名木筆。不堪與玉蘭作婢。古人稱辛夷。即此花。然剡川辛夷。樹木蘭。紫不應複名。當是二種。

海棠

昌州海棠有香。今不可得。其次西府為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余以垂絲嬌媚。真如妃子醉態。較二種尤勝。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為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性喜陰濕。宜種背陰墻砌。秋花中此為最。豔亦宜多植。

山茶

蜀茶。滇茶。俱貴。黃者尤不易得。人家多以配玉蘭。以其花同時。而紅白爛然。差俗。又有一種名醉楊妃。開向雪中。更自可愛。

桃

桃為仙木。能制百鬼。種之成林。如入武陵桃源。亦自有致。第非盆盎及庭除物。桃性

早實十年輒枯。故稱短命花。碧桃人面桃。差久較。凡桃更美。池邊宜多植。若桃柳相間便俗。

李

桃花如麗。蝶歌舞場中。定不可少。李如女道士。宜置煙霞泉石間。但不必多種。早別有一種名郁李子。更美。

杏

杏與朱李。蟠桃皆堪鼎足。花亦柔媚。宜築一臺。雜植數十本。

梅

幽人花伴。梅實專房。取苔護蘇。封枝稍古者。移植石岩或庭際。最古另種數畝。花時坐卧其中。令神骨俱清。綠萼更勝。紅梅差俗。更有虬枝屈曲。置盆盎中者。極奇。蟻梅。罌口為上。荷花次之。九英最下。寒月庭除。亦無不可。

瑞香

相傳有廬山比丘。晝寢夢中聞花香。寤而求得之。故名睡香。四方奇異。謂花中祥瑞。故又名瑞香。別名麝囊。又有一種金邊者。人特重之。枝既粗俗。香復酷烈。能損廬花。

稱為夜賊信不虛也。

薔薇木香

嘗見人家園林中必以竹為屏。牽五色薔薇於上架木為軒。名木香棚。花時雜坐其下。此何異酒食肆中。然二種非屏架不堪植。或移看閣。供士女採薇。差可別有一種。名黃薔薇。最貴。花亦爛熳悅目。更有野外叢生者。名野薔薇。香更濃郁。可比玫瑰。他如寶相金沙羅。金鉢盂。佛見笑。七姊妹。十姊妹。刺桐。月桂等。花姿態相似。種法亦同。

玫瑰

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結為香囊。芬氣不絕。然實非幽人所宜佩。嫩條叢刺。不甚雅緻。花色亦微俗。宜充食品。不宜簪帶。其中有以畝計者。花時獲利甚夥。

紫荆棣棠

紫荆枝幹枯索。花如綴珥。形色香韻無一可者。特以京兆一事為世為迷。以比嘉木。余謂不如多種棣棠。猶得風人之旨。

葵花

葵花種類莫定。初夏花繁葉茂。最為可觀。一曰戎葵。奇態百出。宜種曠處。一曰錦葵。

其小如錢文采可玩宜種階除一曰向日別名西番蓮最急秋時一種葉如爪花作
黃者名秋葵最佳

罌粟

以重臺千葉者為佳然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不忌藥欄中不可缺此一種

薇花

薇花四種紫色之外白色者曰白薇紅色者曰紅薇紫帶藍色者曰翠薇此花四月
開九月歇俗稱百日紅山園植之可稱耐久朋然花但宜遠望北人呼猴即連樹以
樹無皮猴不能捷也其名亦奇

芙蓉

宜植池岸臨水為佳若他處植之絕無丰致有以散飯簾花簾上仍裏其共花開碧
色以為佳此甚無謂

萱花

蕺草忘憂亦名宜畏更可供食品巖間牆角最宜此種又有金萱色淡黃香甚烈我
興山谷遍滿吳中甚少他如紫白蚨蝶春羅秋羅鹿葱洛陽石竹皆此花之附庸也

蒼蘭

一名越桃。一名林蘭。俗名梔子。古稱禪灰。出自西域。宜種佛室中。其花不宜近嗅。有微細蟲入人鼻孔。齋閣可無種也。

玉簪

潔白如玉。有微香。秋花中亦不惡。俱宜精遠。連種一帶。花時一望成雪。若植盆石中。最俗。紫者名紫萼。不佳。

金錢

午開于落。故名于午花。長過尺許。扶以竹箭。乃不傾。敏種石畔。尤可觀。

藕花

藕花池塘最勝。或種五色官缸。供庭階賞玩。猶可。缸上忌設小朱欄。花亦當取異種。如並頭重臺品。字四面觀音碧蓮。全邊葉。乃佳。白者藕勝。紅者房勝。不可種七石酒缸及花缸內。

水仙

水仙二種。花高葉短。單瓣者佳。冬月宜多植。但其性不耐寒。取極佳者。移盆。置几。

案間次者雜植松竹之下。或古梅奇石間更雜馮夷服花人石。得為水仙。其名最雅。六朝人乃呼為雅絲。大可軒渠。

鳳仙

疏金鳳花。宋避李后諱。改為好兒女花。其種易生。花葉俱無可觀。更有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花開五色。以為奇甚。無謂花紅能染指甲。然亦非美人所宜。

茉莉素馨百合

夏夜最宜多置風輪一鼓。滿室清芬。章江編雜插棘。俱用茉莉花時。千艘俱集。虎邱故花市。初夏最盛。培養得法。亦能隔歲發花。第葉非几葉物。不若夜合可供瓶玩。

杜鵑

花極爛熳。性喜陰。畏熱。宜置樹下陰處。花時移置几案間。別有一種名映山紅。宜種石岩之上。又名羊躑躅。

秋色

吳中稱鷄冠。雁來紅。十樣錦之屬。名秋色。秋深雜彩爛然。俱堪點綴。然僅可植廢庭。若幽窗多種。便覺無韻。鷄冠有矮脚者。種亦奇。

松

松柏古雖並稱然最高貴者必以松為首。天目最上然不易種。取枯子松植堂前。庭或廣臺之上不妨對偶。齋中宜植一株。下用文石為臺。或太湖石為欄。俱可水仙蘭蕙萱草之屬雜植其下。山松宜植土岡之上。龍鱗既成。濤聲相應。何減五株九里哉。

木槿

花中最賤。然古稱舜華。其名最遠。又名朝菌。編籬野岸。不妨間植。必稱園林佳友。未之敢許也。

桂

叢桂開時。真稱香窟。宜闢地二畝。取各種並植。結亭其中。不得頗以天香小山等語。更勿以他樹雜之。樹下地平如掌。潔不容唾。花落地即取以充食品。

柳

順插為楊。倒插為柳。更須臨池種之。柔條拂水。弄綠搓黃。大有逸致。且其種不生蟲。更可貴也。西湖柳亦佳。頗涉脂粉氣。白楊風楊俱不入品。

黃楊

黃楊未必厄閔然實難長丈餘者綠葉古株最可愛玩不宜植盆盎中

芭蕉

綠牕分映但取短者為佳蓋高則葉為風所碎耳冬月有去梗以稻草覆之者過三年即生花結甘露亦甚不必又有作盆玩者更可笑不如梭柵為雅且為麈尾蒲團更適用也

槐榆

宜植門庭板扉綠映真如翠幃槐有一種天然樛屈枝葉皆倒垂蒙密名盤槐亦可
他如石楠冬青杉柏皆邱壠間物非園林所尚也

梧桐

梧桐有佳陰林綠如翠玉宜種廣庭中當日令人洗拭且取枝梗如畫者若直上而旁無他枝如拳如蓋及生棉者皆所不取其子亦可點茶生於山岡者曰岡桐子作油

椿

椿樹高聳而枝葉疎與樗不異香曰椿吳曰樗國中沿牆宜多植以供食

銀杏

銀杏枝葉扶疎新綠時最可愛吳中刹宇及舊家名園大有合抱者新植似不必

烏白

秋晚葉紅可愛較楓樹更耐久茂林中有一株兩株不減石徑寒山也

竹

種竹宜築土為壟環水為池小橋斜渡涉級而登上留平臺以供坐卧科頭散髮儼如萬竹林中人也否則闕地數畝盡去雜樹四週石壘令稍高以石柱朱欄圍之竹下不留纖塵片葉可席地而坐或留石臺石櫂之屬竹取長枝巨輪以毛竹為第一然宜山不宜城城中則護基筍最佳竹不甚雅粉筋斑紫四種俱可燕竹最下慈姥竹即桃枝竹不入品又有木竹黃綠竹筠竹方竹黃金間碧玉觀音鳳毛金銀諸竹忌種花欄之上及庭中平植一帶牆頭直立數竿至如小竹叢生曰瀟湘竹宜於石巖小池之畔留植數枝亦有幽致種竹有疎種密種淺種深種之法密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容種謂竹種雖疎然每窠却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

種時入土不深深種謂入土雖不深。上以田泥壅之。如法無不茂盛。又棕竹三竿曰筋頭。曰短柄。二種枝短葉垂。堪植盆器。曰橫竹。節稀葉硬。全欠溫雅。但可作扇骨料。及畫叉柄耳。

菊

吳中菊盛時。好事家必取數百本。五色相間。高下次列。以供賞玩。此以誇富貴。客則可。若真能賞花者。必覓異種。用古盆。益植一枝兩枝。莖挺而秀。葉密而肥。至花發時。置几榻間。坐卧把玩。乃為得花之性情。甘菊惟蕩口有一種。枝曲如偃蓋。花密如鋪錦者。最奇。餘僅可收花。以供服食。野菊宜者。離落間種。菊有六要。二防之法。謂胎養。土宜扶植。雨暘修蓋。灌溉防蟲。及雀作窠時。必來摘葉。此皆園丁所宜知。又非吾輩事也。至如瓦料盆及合兩瓦為盆者。不如無花為愈矣。

蘭

蘭出自閩中者為上。葉如劍芒。花高於葉。離騷所謂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者是也。次則贛州者亦佳。此俱山齋所不可少。然每處僅可置一盆。多則類虎印花市。盆蓋須覓舊龍泉。均州內府供春絕大者。忌用花缸牛腿。諸俗製。四時培植。春日葉芽

已發盆土已肥不可沃肥水常以屨帚拂拭其葉勿令塵垢夏日花開葉嫩勿以手搖動待其長茂然後拂拭秋則微撥開根土以米泔水少許注根下勿漬污葉上冬則安頓向陽煖室天晴無風昇出時時以盆轉動四面令勻午後即收入勿令霜雪侵之若葉黑無花則陰多故也治蟻氣惟以大盆或缸盛水侵逼花盆則蟻自去又治葉虱如白點以水一盆滴香油少許於內用綿絨水拂拭亦自去矣此執蘭簡便法也又有一種出杭州者曰杭蘭出陽羨山中者名典蘭一幹數花者曰蕙此皆可移植石巖之下須得彼中原本則歲歲發花珍珠風蘭俱不入品著蘭其葉如蒼似蘭無馨草花奇種金粟蘭名齊瓣香特甚

瓶花

堂供必高瓶大枝方快人意忌繁雜如縛忌花瘦於瓶忌香煙燈煤熏弱忌油手沾弄忌井水貯瓶味鹹不宜於花忌以插花水入口梅花秋海棠二種其毒尤甚冬月入硫黃於瓶中則不凍

盆玩

盆玩時尚以列几案間者為第一列亭榭中者次之余持論則反是最古者以天目

松為第一。高不過二尺，短不過尺許。其本如臂，其針若錢，結為馬尾之狀，斜結屈郭，照之露頂，張奉、劉松年之偃亞層疊，或子照之拖曳軒翥等狀，裁以佳器，槎牙可觀。又有古梅，蒼鱗皴，苔鬚垂滴，含花吐葉，歷久不敗者，亦古。若如時尚作沉片者，其無謂。蓋木片生花，有何趣味？真所謂以耳食者矣。又有枸杞及水冬、青野榆、檜柏之屬，根若龍蛇，不露束縛，鋸截痕者，俱高品也。其次則閩之水竹、杭之虎刺，尚在推俗。閩乃若蕙蒲、九節，神仙所珍，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極難培養。吳人洗根澆水，竹翦修淨，謂朝取葉間垂露，可以潤眼，意極珍之。余謂此宜以石子鋪一小庭，遍種其上，而過青翠，自然生香。若盆中栽植，列几案間，殊為無謂。此與蟠桃、雙果之類，俱未敢隨俗作好也。他如春之蘭蕙，夏之夜合、黃香、堂夾竹、桃花，秋之黃密、矮菊，冬之短葉水仙及美人蕉，諸種俱可隨時供玩。盆以青綠古銅白定、官哥等瓷為第一。新製者五色內窰，及供春粗料可用。餘不入品。盆宜圓，不宜方，尤忌長狹。石以靈璧、英石、西山，佐之餘，亦不入品。齋中亦僅可置一二，盆不可多列。小者忌架於朱几，大者忌置於官磚，得舊石櫺，或古石蓮，碌為座，乃佳。

水石

石令人古。水令人逸。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安插得宜。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藤醜樹。文覆角立。蒼崖碧澗。奔泉汎流。如入深巖絕壑之中。乃為名區勝地。約畧其名。匪一端矣。志水石第三。

廣池

鑿池自畝。以及頃。愈廣愈勝。最廣者中可置臺榭之屬。或長堤橫隔。汀浦岸。葦雜植。其中一望無際。乃稱巨浸。若須華整。以文石為岸。朱欄迴遠。忘中留土。如俗名戰魚。嫩或擬金魚之類。池傍植垂柳。忌桃杏間種。中畜鳧雁。須十數為羣。方有生意。最廣處可置水閣。必如圖畫中者佳。忌置簾舍於岸側。植梅。花。削竹為闌。勿令蔓衍。忌荷葉滿池。不見水色。

小池

階前石畔。鑿一小池。必須湖石四圍。泉清可見底。中畜朱魚。翠藻游泳。可玩。四周樹

野藤細竹能掘地稍深引泉脉者更佳忌方圓八角諸式

瀑布

山居引泉從高而下為瀑布稍易園林中欲作此須截竹長短不一盡承簷溜暗接藏石罅中以斧劈石疊高下鑿小池承水置石林立其下雨中能令飛泉瀆瀉潺湲有聲亦一奇也尤宜竹間松下青蔥掩映更自可觀亦有蓄水於山頂客至去開水從空直注者終不如雨中承溜為雅蓋總屬人為此尚近自然耳

鑿井

井水味濁不可供烹煮然澆花洗竹滌硯拭几俱不可缺鑿井須於竹樹之下深見泉脉上置轆轤引汲不則蓋一小亭覆之石欄古疏銀床取舊製最大而古樸者置其上井有神井傍可置頑石鑿一小龕遇歲時具以清泉一杯亦自有致

天泉

秋水為上梅水次之秋水白而冽梅水白而甘春冬二水春勝於冬蓋以和風甘雨故夏月暴雨不宜或因風雷蛟龍所致最足傷人雪為五穀之精取以煎茶最為出况然新者有土氣稍陳乃佳承水用布於中庭受之不可用簷溜

地泉

乳泉漫流如惠山泉為最勝次取清寒者泉不難於清而難於寒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又有香而甘者然甘易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瀑湧湍急者勿食食久令人有頭疾如廬山水簾天台瀑布以供耳目則可入水品則不宜溫泉下生硫黃亦非食品

流水

江水取去人遠者揚子南冷尖石濟湖特入首品河流通泉實者必須汲置候其澄澈亦可食

丹泉

名山大川仙翁修煉之處水中有丹其味異常能延年却病此自然之丹液不易得也

品石

石以靈璧為上英石次之然二種品甚貴購之頗艱大者尤不易得高踰數尺者便屬奇品小者可置几案間色如漆聲如玉者最佳橫石以蠟地而峯巒峭拔者為上

俗言靈壁無峰。英石無坡。以余所見亦不盡然。他石紋片粗大絕無曲折。岷嶂森聳峻增者。近更有以大塊辰砂石青石綠為研山盆石最俗。

靈壁

出鳳陽府宿州靈壁縣。在深山沙土中掘之。乃見有細白紋如玉。不起岩岫。佳者如卧牛蝟蟻。種種異狀。真奇品也。

英石

出英州倒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平起。峯高有至三尺及寸餘者。小齋之前。疊一小山。最為清貴。然道遠不易致。

太湖石

石在水中者為青。歲久為波濤衝擊。皆成空石。面面玲瓏。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磨作彈窩。若歷年歲久。斧痕已盡。亦為雅觀。其中所尚假山。皆用此石。又有小石久沉湖中。漁人網得之。與靈壁英石亦頗相類。第聲不清響。

克峯石

近時始出。苔蘚叢生。古樸可愛。以未經採鑿。山中甚多。但不玲瓏耳。然正以不玲瓏。

故佳

崑山石

出崑山馬鞍山下。生於山中。掘之乃得。以色白者為貴。有雞骨片胡桃塊二種。然亦俗。尚非雅物也。間有高七八尺者。置之古大石盆中。亦可。此山皆火石。火氣暖。故栽葛蒲等物於上。最茂。惟不可置几案及盆盎中。

錦川將樂羊肚

石品惟此三種。最下錦川。尤惡。每見人家石假山。輒置數峯於上。不知何味。斧劈以大而頑者為雅。若直立一片。亦最可厭。

土瑪瑙

出山東兗州府沂州。花紋如瑪瑙。紅多而細潤者佳。有紅綠石。白地上有赤紅紋。有竹葉瑪瑙花斑。與竹葉相類。故名。此俱可鋸板。嵌几榻屏風之類。非貴品也。石子五色。或大如拳。或小如豆。中有禽魚鳥獸人物方勝回紋之形。置青綠小盆。或宣室白盆內。斑然可玩。其價甚貴。亦不易得。然齋中不可多置。近見人家環列數盆。竟如貴肆。新都人有名醉石齋者。聞其藏石甚富。且奇。其地溪澗中。另有純紅純綠者。亦可。

愛玩

大理石

出滇中。白若玉。黑若墨。為貴。白微帶青。黑微帶灰者。皆下品。但得舊石。天成山水雲煙。如米家山。此為無上佳品。古人以鑲屏風。近始作几榻。終為非古。近京口一種。與大理相似。但花色不清。石藥填之。為山雲泉石。亦可得高價。然真偽亦易辨。真者更以舊為貴。

永石

即祁陽石。出楚中。石不堅。色好者。有山水日月人物之象。紫花者。稍勝。然多是刀刮成。非自然者。以手摸之。凹凸者可驗。大者以製屏亦雅。

長物志卷四

明 文震亨編

禽魚

語鳥拂閒以低飛。游魚排待而徑度。幽人會心。輒令竟日忘倦。顧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穴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習廡。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品類不可勝紀。丹林綠水。豈令凡俗之品。闌入其中。故必疏其雅潔。可供清玩者。數種。令童子愛養。餌飼得其性情。庶幾馴鳥雀狎兔魚。亦山林之經濟也。志禽魚第四。

鶴

華亭鶴。窠村所出。其體高俊。綠足。龜文。最為可愛。江陵鶴。津維揚俱有之。相鶴。但取標格奇俊。喉聲清亮。頸欲細而長。足欲瘦而節。身欲人立。背欲直。射蓄之者。當築廣臺。或高岡土壠之上。居以茅菴。隣以池沼。飼以魚穀。欲教以舞。俟其飢。置食於空野。使童子附掌頓足。以誘之。習之既熟。一聞拊掌。即便起舞。謂之食化。空林別墅。白石青松。惟此君最宜。其餘羽族。俱未入品。

鵝

鵝能動水故水旅不能害蓄之者宜於廣池巨浸十百為羣翠毛朱喙燦然水中他如烏喙白鴨亦可畜一二以代鵝牽曲欄垂柳之下游泳可玩

鸚鵡

鸚鵡能言然須教以小詩及韻語不可令聞市井鄙俚之談喑然盈耳銅架食缸俱須精巧然此鳥及錦雞孔雀倒墨吐綬諸種皆斷為閨闈中物非幽人所當也

百舌畫眉鸚鵡

飼養馴熟綿蠻軟語百種雜出俱極可聽然亦非幽齋所宜或於曲廊之下雕籠畫檻點綴景色則可吳中最高此鳥余謂有禽癖者當覓茂林高樹聽其自然弄聲尤覺可愛更有小鳥名黃頭好鬥形既不雅尤屬無謂

朱魚

朱魚獨盛吳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此種最宜盆蓄有紅而帶黃色者僅可點綴陂池

魚類

初尚純紅純白繞尚金盞金鞍錦被及印頭紅裏頭紅連腮紅首尾紅鶴頂紅繼又

尚墨眼雪眼朱眼紫眼瑪瑙琥珀眼金管銀管時高極以為貴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蓮臺八瓣隔斷紅塵玉帶圓梅花片波浪紋七星紋種種變態難以盡述然亦隨意定名無定式也

藍魚白魚

藍如翠白如雪迫而視之腸胃俱見此即朱魚別種亦甚貴

魚尾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第美鍾於尾身材未必佳蓋魚身必洪纖合度骨肉停勻花色鮮明方入格

觀魚

宜早起日未出時不論波池盆盎魚皆蕩漾於清泉碧沼之間又宜涼天夜月倒影拍波時時驚鱗潑刺耳目為醒至如微風披拂琤琮成韻雨過新漲紋皺綠皆觀魚之佳境也

吸水

盆中換水一兩日即底積垢膩宜用湘竹一段作吸水筒吸去之倘過時不吸色便

不鮮美故佳魚池中斷不可蓄。

水缸

有古銅缸大可容二石青綠四裹古人不知何用當是穴中注油點燈之物今取以蓄魚最古其次以五色內府官窯瓷州所燒純白者亦可用惟不可用宜興所燒化缸及七石牛腿諸俗式余所以列此者實以備清玩一種若必按圖而索亦為板俗。

長物志卷五

明 文震亨編

書畫

金生於山。珠產於淵。取之不窮。猶為天下所珍。情況書畫在宇宙。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秘寶愛。一入俗子之手。動見勞辱。卷舒失所。操搯燥裂。真書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未能識鑒。鑒而不善閱玩。閱玩而不能裝褙。裝褙而不能銓次。皆非能真賞書畫者。又蓄聚既多。妍蚩混雜。甲乙次第。毫不可訛。若使真贋並陳。新舊錯出。如入寶胡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晉唐宋元名跡。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墨。較量真偽。心無真實。以耳為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真惡道也。志書畫第五。

論書

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為天巧。自然強作。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或得結構而不得鋒鏗者。模本也得筆意而不得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形跡雖存而真彩神氣索然者。雙鉤也。又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偽作。墨浮而易辯。

論畫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鳥獸樓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人物顧盼言語。花果迎風帶露。鳥獸蟲魚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廡深邃。橋約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瀟灑。雲煙出沒。野遠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類粉捏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樓殿模糊。錯雜橋約。強作斷形。遲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面。水源無來歷。雖有名款。定是俗筆。為後人填寫。至於臨摹。層朱落墨。設色自然。不古不難辨也。

書畫價

書價以正書為標準。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黃庭畫贊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計以字數。畫價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賢象。可當正書。人物花鳥小者。可當行書。人物大者。及神圖佛像宮室樓閣。走獸蟲魚。可當草書。若夫臺閣標功臣之烈。宮殿彰貞節之名。妙將入神。靈則通聖。開厨或失。挂壁

欲飛但涉奇事異名。卽為無價國寶。又書畫原為雅道。一作牛鬼蛇神。不可詰議。無
論古今名手。俱落第二。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為限。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不然。佛道人物。仕女
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如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
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
終莫能及。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徐熙。黃筌。居采。二米。勝國。松雲。大痴。元鎮。叔明。
諸公。近代。唐沈及。吾家太史。和州筆。皆不藉師資。窮工極致。借使二李復生。邊鸞再
出。亦何以措手。其附故。蓄書必遠求上古。蓄畫始自顧陸。張吳。下至嘉隆。名筆皆有
奇觀。惟近時點染諸公。則未敢輕議。

粉本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
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

看書畫如對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氣。蓋古畫紙絹皆脆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尤不可近風日。燈下不可看畫。恐落煤燼。及為燭淚所污。飯後酒餘欲觀卷軸。須以淨水滌手。展玩之際。不可以指甲剔損。詰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涉強作情態。惟遇真能賞鑒。及閱古甚富者。方可與談。若對儉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熏黑。多是上下二色。偽作者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偽作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搥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闊五尺餘。細密如紙者。元絹及國朝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勝國時有密機絹。松雪子賒畫多用此。蓋出嘉興府密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近董太史筆多用砑光白綾。未免有進賢氣。

御府書畫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用宣和年號。玉璫御寶記之。題畫書於引首一條。澗僮指大傍有木印黑字一行。俱裝池家花押名款。然亦真偽相雜。蓋當時

名手臨摹之作皆題為真蹟至明昌所題尤多然令人得之亦可謂買王得羊矣

院畫

宋畫院家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皆是無名者今內府所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燦亦奇物也今人見無名人畫輒以形似填寫名款竟為偽如見牛必載蒼見馬必韓韓之類殊為可笑

單條

宋元古畫斷無此式蓋今時俗制而人絕好之齋中懸墨俗氣逼人眉睫即果真跡亦當減價

名家

書畫名家收藏不可太雜大者懸挂齋壁小者則為卷冊置几案間遠古篆籀如鍾張衛索顧陸張吳及歷代不甚著名者不能具論書則右軍大令智永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唐明皇懷素顏魯公柳誠懸張長史李懷琳宋高宗李虎中二蘇二米范文正黃魯直蔡忠蘇滄浪醉紹彭黃長睿薛道祖范文穆張印之先信國趙吳興鮮于伯機康里子山張伯雨倪元鎮□□□楊鐵崖柯丹邱袁清容危大素我朝

則宋文憲瀛中書舍人燧方避志孝儒宋南宮克沈學士度俞紫芝和徐武功有員
金元玉珏沈大理蔡解學士大紳錢文通桑柳州悅祝京兆允明吳文定寬先太史
諱王太學寵李太僕應禎王文恪蔡唐解元賓顧尚書琦豐考功坊先兩博士諱王
吏部國祥陸文裕深彭孔嘉年陸尚寶師道陳方伯鑿蔡孔目升陳山人瀆張孝廉
鳳翼王徽君緝登周山人天球邢侍御侑董太史其昌又如陳文東璧姜中書立剛
雖不能洗院氣而亦錚錚有名者畫則王右丞李思訓父子周昉董北海李營邱郭
河陽米南宮宋徽宗米元暉崔白黃筌居室文與可李伯時郭忠恕董仲翔蘇文忠
蘇叔黨王晉卿張舜民楊補之楊季衡陳容李唐馬遠夏珪范寬關仝荆浩李
山趙松雪管仲姬趙仲穆趙千里李息齋吳仲圭錢舜舉盛子昭陳珪陳仲美陸天
游曹雲西唐子華王元章高士安高克恭王叔明黃子久倪元鎮柯丹邱方方壺戴
文進王孟端夏太常趙善長陳為允徐幼文張來儀宋南宮周東村沈貞吉恒吉沈
石田杜東原劉完菴先太史先和州五峰唐解元張夢晉周官謝時臣陳道復仇十
洲錢叔寶陸叔平皆名筆不可缺者他非所宜蓄即有之亦不當出以示人又如鄭
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宋綉宋刻絲

宋繡針線細密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遠之體。人物具瞻眇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寢嘆之態。不可不蓄一二幅以備畫中一種。

裝潢

裝潢書畫。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溼及沍寒俱不可裝裱。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人面。及接處若縫縫相接。則卷舒緩急有損。必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重者不可搗理。古畫有積年塵埃。用皂莢清水數宿。托於大平案。扞去。畫復鮮明。色亦不落。補綴之法。以油紙襯之。直其邊際。密其隙縫。正其經緯。就其形制。拾其遺脫。厚薄均調。潤潔平穩。又凡書畫法帖。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古紙厚者。必不可揭薄。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芎一斤。滲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具為度。後用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去滓。和元浸麪。打成。就鍋內打勻。團。另換水煮熟。去水。傾置一器。

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忌用濃糊及飯帚

裝裱定式

上下天地須用皂綾龍鳳雲鶴等樣不可用團花及蔥白月白二色二垂帶用白綾
潤一寸許烏絲粗界畫二條玉池白綾亦用前花樣書畫小者須空嵌用淡月白畫
絹上嵌金黃綾條闊半寸許蓋宣和裱法用以題識旁沉香皮條邊大者四面用白
綾或單用皮條邊亦可參書有舊人題跋不宜剪削無題跋則斷不可用書卷有高
頭者不須嵌不則亦以細畫絹空嵌引首須用宋經箋白宋箋及宋元金花箋或高
麗繭紙日本畫紙俱可大幅上引首五寸下引首四寸小全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
三寸上裸除撇竹外淨二尺下裸除軸淨一尺五寸橫卷長二尺者引首闊五寸前
裸潤一尺餘俱以是為率

裸軸

古人有纏沉檀為軸身以果金鑿全白玉水晶琥珀瑪瑙雜寶為飾貴重可觀蓋白
檀香潔去蟲取以為身最有深意今既不能如舊制只以杉木為身用犀象角三種
雕如舊式不可用紫檀花梨法藍諸俗製畫卷須出軸形製既小不妨以寶玉為之

斷不可用平軸。蓋以屏玉為之。曾見宋玉簾。半嵌錦帶內者。最奇。

裱錦

古有樓。繡錦。樓閣錦。紫駝花。鸞章錦。朱雀錦。鳳凰錦。走龍錦。翻鴻錦。皆御府中物。有海馬錦。龜紋錦。粟地錦。皮球錦。皆宣和綾。及宋綉花鳥山水為裝池卷首。最古。今所尚。落後流水錦。亦可用。惟不可宋段。及紵絹等物。帶用錦帶。亦有宋織者。

藏畫

以杉杪木為匣。匣內切勿油漆糊紙。恐惹微溼。四五月先將畫幅。展看微見日色。收起入匣。去地丈餘。庶免微白。平時張挂。須三五日一易。則不厭觀。不惹塵溼。收起時。先拂去兩面塵垢。則質地不損。

小畫匣

短軸作橫面。開門匣。畫直放入。軸頭貼籤。標寫某書某畫。甚便取看。

捲畫

須顧邊齊。不宜偏促。不可太寬。不可着力捲緊。恐急裂絹素。拭抹用軟絹。細細拂之。不可以手托起。畫背就觀。多致損裂。

法帖

歷代名家碑刻。當以淳化閣帖。歷代侍書王著勒。未有篆題者。是蔡京奉旨摹者。曰太清樓帖。僧希白所摹者。曰漳帖。尚書卽潘思且所摹者。曰絳帖。王宋輔道守汝州所刻者。曰汝帖。宋許從刻於臨江者。曰二王帖。元祐中刻者。曰秘閣續帖。淳熙年刻者。曰修內司本。高宗訪求遺書於淳熙閣。摹刻者。曰淳熙秘閣續帖。后主命徐鉉勒石。在淳化之前者。曰昇元帖。劉次莊摹閣帖。除去篆題年月而增入釋文者。曰戲魚堂帖。武岡軍重摹絳帖。曰武岡帖。上蔡人臨摹絳帖。曰蔡州帖。趙彥約於南康所刻。曰星鳳樓帖。廬江李氏刻。曰甲秀堂帖。黔人秦世章所刻。曰黔江帖。泉州重摹閣帖。曰泉帖。韓平原所刻。曰羣玉堂帖。薛紹彭所刻。曰家塾帖。曹之格日新所刻。曰寶晉齋帖。王庭筠所刻。曰雪谿堂帖。周府所刻。曰東書堂帖。吾家所刻。曰停雲館帖。小停雲帖。華氏刻。曰真賞齋帖。皆帖中名刻。摹勒皆精。又如歷代名帖。收藏不可缺者。周秦漢則史籀篆石鼓文。壇山石刻。李斯篆泰山胸山嶧山諸碑。秦誓祖楚文。章帝艸書帖。蔡邕滄于長夏承碑。郭有道碑。九疑山碑。邊韶碑。宣父碑。北岳碑。崔子玉張平子墓碑。郭香察隸西岳華山碑。魏帖。則元長賀提表大饗碑。薦季直表。受禪碑。上尊。

號碑。宗聖侯碑。劉元州華岳碑。吳帖。則國山碑。延陵季子二碑。晉帖。則蘭亭記。筆陣圖。黃庭經。聖教序。樂毅論。周府君碑。東方朔贊。洛神賦。曹娥碑。告墓文。攝山寺碑。裴
准碑。興福寺碑。宣示帖。平西將軍墓銘。梁思楚碑。羊祐峴山碑。宋齊梁陳帖。則宋文
帝神道碑。齊倪桂金庭觀碑。齊南陽寺隸書碑。梁茅君碑。瘞鶴銘。劉賈正。墮淚碑。魏
齊周帖。則有魏裴思順教戒經。北齊王思誠八分。茅山碑。後周。太宗。伯唐景碑。蕭子
雲章草出師頌。天柱山銘。隋帖。則開皇蘭亭。薛道衡書朱厭碑。舍利塔銘。龍藏寺碑。
智永真行二體。千文。草書蘭亭。唐帖。歐書。則九成宮。銘。房定公墓碑。化度寺碑。皇甫
君碑。虞恭公碑。真書。千文。小楷。心經。夢奠帖。金闕帖。虞書。則夫子廟堂碑。破邪論。寶
曇塔銘。陰聖道場碑。汝南公主銘。孟法師碑。褚書。則樂毅論。哀冊文。忠臣像贊。龍馬
圖贊。臨摹蘭亭。臨摹聖教。陰符經。度人經。紫陽觀碑。柳書。則金剛經。元秘塔銘。顏書
則爭坐位帖。麻姑仙壇二祭文。家廟碑。元次山碑。多寶寺碑。放生池碑。射堂記。北岳
廟碑。艸書。千文。磨崖碑。千祿字帖。懷素書。則自序三種。草書。千文。聖母帖。藏真律公
二帖。李北海書。則陰符經。娑羅樹碑。曹娥碑。秦望山碑。臧懷旼碑。有道先生葉公碑。
岳麓寺碑。開元寺碑。荆門行雲庵將軍碑。李思訓碑。戒壇碑。太宗書。魏徵碑。屏風帖。

李勣碑。元宗一行禪師塔銘。孝經金仙公主碑。孫過庭書譜。索靖出師表。柳公綽諸葛廟堂碑。李陽冰篆書千文。城隍廟碑。孔子廟碑。歐陽通。道因禪師碑。薛稷昇仙太子碑。張旭草書千文。僧行敦遺教經。宋則蘇黃諸公。如洋州園池。天馬賦等類。元則趙松雪。國朝則二宋諸公所書。佳者亦當兼收。以供賞鑒。不必太雜。

南北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受墨。北墨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皺。謂之蟬翅。南紙其紋豎。用油蠟。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楮。

古今帖辨

古帖歷年久而裱數多。其墨濃者緊若生漆。紙而光彩如砂。並無沁墨水跡。侵染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墨之外。

裝帖

古帖宜以文木薄一分許為板。面上刻碑額卷數。次則用厚紙五分許。以古色錦或青花白地錦為面。不可用綾及雜彩色。更須製匣以藏之。宜少方潤。不可狹長闊狹不等。以白鹿紙鑲邊。不可用絹。十冊為匣。大小如一。式乃佳。

宋板

藏書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有歐柳筆法紙質勻潔墨色清潤至於格用單邊字多諱筆雖辨正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也書以范班二書左傳國語老莊史記文選諸子為第一名家詩文雜記道釋等書次之紙白板新綿紙者為上竹紙活視者亦可觀糊背批點不蓄可也

懸畫月令

歲朝宜宋畫福神及古名賢像元宵前後宜看燈傀儡正二月宜春遊任女梅杏山茶玉蘭桃李之屬三月三日宜宋畫真武像清明前後宜牡丹芍藥四月八日宜宋元人畫佛及宋綉佛像十四宜宋畫純陽像端五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筆端陽景龍舟艾虎五毒之類六月宜宋元大樓閣大幅山水棠棠樹石大幅雲山採蓮避暑等圖七夕宜穿針乞巧天孫織女樓閣芭蕉仕女等圖八月宜古桂或天香書屋等圖九十月宜菊花芙蓉秋江秋山楓林等圖十一月宜雪景蠟梅水仙醉楊妃等圖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妹臘月廿五宜玉帝五色雲車等圖至如移家則有萬仙移居等圖稱壽則有院畫壽星王母等圖祈晴則有東君祈雨則有古畫風雨神

龍春雷起蟄等圖。立春則有東皇太乙等圖。皆隨時懸挂。以見歲時節序。若大幅神圖。及杏花燕子紙帳。梅過牆。梅松柏。獬廬。壽意之類。一落俗套。斷不宜懸。至如宋元小景。枯木竹石。四幅大景。又不當以時序論也。

長物志卷六

明文震亨編

几榻

古人製几榻雖長短廣狹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又坐卧依憑無不使適燕衍之暇以之展經史閱書畫陳鼎彝雖有核施枕蓐何施不可。今人製作徒取雕繪文飾以悅俗眼而古制蕩然令人慨實深志几榻第六

榻

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長七尺有奇。橫一尺五寸。周設木格。中實湘竹。下坐不虛。三面靠背。後背與兩傍等。此榻之定式也。有古斷紋者。有元螺鈿者。其製自然古雅。忌有四足。或為螭脚。腿下承以板。則可。近有大理石鑲者。有透光朱熹漆。中刻竹樹以粉填者。有新螺鈿者。大非雅器。他如花楠紫檀烏木花梨。照舊式製成。俱可用。一改良大諸式。雖曰美觀。俱落俗套。更見元製榻有長一丈五尺。濶二尺餘。上無屏者。蓋古人連床夜卧。以足抵足。其制亦古。然今却不用。

短榻

高尺許長四尺置之佛堂書齋可以習靜坐禪談元揮麈更使斜倚俗名彌勒榻

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若環帶之半者為之橫生三足出自天然摩弄滑澤置之榻上或蒲團可倚手頓頰又見圖畫中有古人架足而卧者制亦奇古

禪椅

以天台藤為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臃腫榱枒四出可挂瓢笠及數珠瓶鉢等器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斤斧者為佳近見有以五色芝粘其上者頗為添足

天然几

以文本如花梨鐵梨香楠等木為之第以湖大為貴長不過八尺厚不過五寸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不可用四足如書桌式或以古樹根承之否則用木如臺面湖厚者空其中畧彫雲頭如意之類不可雕龍鳳花草諸俗式近時所製狹而長者最可厭

書卓

中心取湖大四周鑲邊湖僅半寸許足稍矮而細則其製自古凡狹長湖用諸俗式

俱不可用。漆者尤俗。

壁卓

長短不拘。但不可過濶。飛雲起角。螭足諸式。俱可供佛。或用大理石及祁陽石鑲者。出舊製亦可。

方卓

舊漆者最多。須取極方大古朴。列坐可十數人者。以供展玩書畫。若近製八仙等式。僅可供宴集。非雅器也。燕几別有譜圖。

臺几

倭人所製。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俱甚昂。近時仿舊式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屬。最古若紅漆狹小三角諸式。俱不可用。

椅

椅之製最多。曾見元螺鈿椅。大可容二人。其製最古。烏木鑲大理石者。最稱貴重。然亦須照古式為之。總之宜矮不宜高。宜濶不宜狹。其搯疊單靠。吳江竹椅。專諸禪椅。

諸俗式斷不可用。踏足處須以竹鑲之。庶歷久不壞。

杌

杌有二式。方者四面平等。長者亦可容二人並坐。圓杌須大四足。棚出。古亦有螺鈿朱黑漆者。竹杌及錫環諸俗式不可用。

櫬

櫬亦用狹邊鑲者為雅。以川柏為心。以烏木鑲之最古。不則竟用雜木。黑漆者亦可用。

交牀

即古胡牀之式。兩都有篋。銀銀釘圓木者。攜以山遊。或舟中用之最便。金漆摺疊者俗。不堪用。

櫥

藏書櫥須可容萬卷。愈濶愈古。惟深僅可容一冊。即濶至丈餘。門必用二扇。不可用四及六。小櫥以有座者為雅。四足者差俗。即用足亦必高尺餘。下用櫥。殿僅宜二尺。不則兩櫥疊置矣。櫥殿以空如一架者為雅。小櫥有方二尺餘者。以置古銅玉小器。

為寔大者用杉木為之可辟蠹小者以湘妃竹及豆辦楠赤水羅古黑漆斷紋者為甲品雜木亦俱可用但式貴去俗耳。鉸釘忌用白銅以紫銅照舊式兩頭尖如梭子不用釘釘者為佳竹榻及小木直榻一則市肆中物一則葯室中物俱不可用小者有內府填漆有日本所製皆奇品也。經櫥用朱漆式稍方以經冊多長耳。

架

書架有大小二式大者高七尺餘濶倍之上設十二格每格僅可容書十冊以便檢取下格不可置書以近地卑溼故也。足亦當稍高小者可置几上二格平頭方木竹架及朱墨漆者俱不堪用。

佛厨佛卓

用朱黑漆須極華整而無脂粉氣有內府雕花者有古漆斷紋者有日本製者俱自然古雅。近有以斷紋器湊成者若製作不俗亦自可用若新漆八角委角及建寧佛像斷不可用也。

床

以宋元斷紋小漆床為第一次則內府所製獨眠床又次則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

自可用。永嘉東有摺疊者。舟中攜置亦便。若竹木及蘆簷拔步彩漆卮字回紋等式俱俗。近有以柏木琢細如竹者。其精宜閣閣及小齋中。

廂

倭廂黑漆篋金銀片。大者盈尺。其鉸釘鎖鑰俱奇巧絕倫。以置古玉重器或晉唐小卷。最宜。又有一種差大。式亦古雅。作方勝綵絡等花者。其輕如紙。亦可置卷軸香約。雜玩齋中。宜多畜以備用。又有一種古斷紋者。上圓下方。乃古人經廂。以置佛座。亦不俗。

屏

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屏為貴。次則祁陽石。又次則花蕊石。不得舊者。亦須放舊式為之。若紙糊及圍屏木屏。俱不入品。

脚枕

以木製滾凳。長二尺。濶六寸。高如常式。中分一鏡。內口空中。車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以脚踏軸。滾動往來。蓋湧泉穴。精氣所生。以運動為妙。竹踏凳。方而大者。亦可用。古琴磚有狹小者。夏月用作踏凳。甚涼。

器具

古人製器尚用。不惜所費。故制作極備。非若後人苟且。上至鐘鼎刀劍。盤匱之屬。下至陶器。則理皆以精良為樂。匪徒銘金石尚款識而已。今人見聞不廣。又習見時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並事絢麗。目不識古。軒窗几案。毫無韻物。而侈言陳設。未之敢輕許也。志器具第七。

香爐

三代秦漢鼎彝。及官哥定窰龍泉宣窰。皆以備賞鑒。非日用所宜。惟宣銅彝爐。稍大者。最為通用。宋姜鑄亦可。惟不可用神爐。太乙及鎏金白銅雙魚象高之類。尤忌者。雲間潘銅胡銅所鑄。八吉祥。倭景百釘。諸俗式。及新製建窰五色花窰等爐。又古青綠博山。亦可間用。木鼎可置山中。石鼎惟以供佛。餘俱不入品。古人鼎彝俱有底蓋。今人以木為之。烏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級花琴花。諸俗式。爐頂以宋玉帽頂。及角端海獸。諸樣。隨爐大小配之。瑪瑙水晶之屬。舊者亦可用。

香合

宋別合色如珊瑚者為上。古有一劍環二花草三人物之說。又有五色漆胎刻法。深淺隨妝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者次之。有倭合三子五子者。有倭擅金銀片者。有果園廠大小二種。底蓋各置一廠。花色不等。故以一合為貴。有內府填漆合俱可用。小者有定窯饒窯蕪段事鈴二式。餘不入品。尤忌描金及書金字。徽人剔漆并覽合。即宣成嘉隆等窯俱不可用。

隔火

壺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溫。方有意趣。且灰燥易燃。謂之活火。隔火砂片第一。定片次之。玉片又次之。金銀不可用。以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四圍。供用尤妙。

匙筋

紫銅者佳。雲間胡文明及南都白銅者亦可用。忌用金銀及長大填花諸式。

筋瓶

官哥定窯者雖佳。不宜日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筋下重不仆。銅者不入品。

袖壺

熏衣炙手。袖爐最不可少。以倭製漏空罩蓋漆鼓為上。新製輕重方圓二式俱俗製也。

手爐

以古銅青綠大盆及簞盃之屬為之。宣銅歌頭三脚鼓爐亦可用。惟不可黃白銅。及紫檀花梨等架。脚爐舊鑄有俯仰蓮座細錢紋者。有形如匣者。最雅。袂爐有香球等式俱俗。竟廢不用。

香筒

舊者有李文甫所製。中雕花鳥竹石。略以古筒為骨。若太涉脂粉。或雕鏤故事人物。便稱俗品。亦不必置懷袖間。

筆格

筆格雖為古製。然既用研山。如靈璧英石。峰巒起伏。不露斧鑿者為之。此式可廢。古玉有山形者。有舊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為母。餘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瑁之類。為子者。古銅有鏤金雙螭挽格。有十二峰為格。有單螭起伏為格。密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卧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几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蟠曲萬狀。或為

龍形爪牙俱備者此俱最忌不可用

筆床

筆床之製世不多見有古漆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濶二寸餘上可卧筆四矢然形如一架最不美觀即舊式可廢也

筆屏

鑲以挿筆亦不雅觀有宋內製方圓玉花版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間亦為可厭竟廢此式可也

筆筒

湘竹拼欄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忌八稜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然艱得大者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俱可用又有鼓樣中有孔挿筆及墨者雖舊物亦不雅觀

筆舩

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可用惟不可以牙玉為之

筆洗

王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古銅者有古鉢盂小洗有青綠小盃有小釜小卮
此數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鉢盂洗磬口洗四捲荷葉洗捲口簾
紋洗龍泉有雙魚洗菊花洗百折洗定窑有三種洗梅花洗方池洗宣窑有魚藻洗
英辦洗磬口洗鼓樣洗俱可用忌綠環及青白相間諸式又有中蓋作洗邊盤作筆
洗者此不可用

筆洗

定窑龍泉小淺碟俱佳水晶琉璃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葉為之者尤俗

水中丞

銅性猛貯水久則有毒易脫筆故必以陶者為佳古銅入土歲久與窑器同惟宣銅
則斷不可用王者有元口箕腹大僅如拳古人不知何用今以盛水最佳古銅者有
小尊盃小甌之屬俱可用陶者有官哥箕肚小口鉢盂諸式近有陸子岡所製獸面
錦地與古尊盃同者雖佳器然不入品

水注

古銅玉俱有辟邪蟾蜍天雞天鹿半身鷓鴣杓鏤金雁壺諸式滴子一合者為佳有

銅鑄眼牛以牧童騎牛作注管者最俗。大抵鑄為人形。即非雅器。又有犀牛天祿龜龍天馬口啣小盃者。皆古人注油點燈非水滴也。陶者有官哥白定方圓立瓜卧瓜雙桃蓮房蒂葉如壺諸式。窰窰有五采桃注石榴雙瓜雙鴛鴦諸式。俱不如銅者為雅。

糊斗

有古銅。有蓋小提自大如拳。上有提梁索股者。有瓮肚如小酒杯式。乘方坐者。有三。有長桶下有三足。姜鑄回文小方斗。俱可用。陶者有定窰蒜蒲長礎哥窰方斗如斛。中置一梁者。然不如銅者便於出洗。

蠟斗

古人以蠟代糊。故緘封必用蠟斗。熨之。今雖不用蠟。亦可收以充玩。大者亦可作水杓。

鎮紙

王者有古玉兔玉牛玉馬玉鹿玉羊玉蟾蜍蹲虎辟邪子母螭諸式。最古雅。銅者有青綠蝦蟆蹲虎蹲螭眠犬婆金辟邪卧馬龜龍。亦可用。其瑪瑙官哥定窰俱非雅器。宣銅馬牛貓犬狻猊之屬。亦有絕佳者。

曆尺

以紫檀木為之上用舊玉瑱為紐俗所稱昭文帶是也有倭人鑄金雙桃銀葉為紐雖極工緻亦非雅物又有中透一竅內藏刀錐之屬者尤為俗製

秘閣

以長樣古玉瑱為之最雅不則倭人所造黑漆秘閣如古玉圭者質輕如紙最妙紫檀雕花及雕花巧人物者俱不可用

貝光

古以貝螺為之今得水晶瑪瑙古玉物中有可代者更雅

裁刀

古有刀筆青綠裹身上尖下圓長僅尺許古人殺青為書故用此物今僅可供玩非利用也日本所製有絕小者鋒甚利刀靶俱用瀟瀟木取其不染肥膩最佳滇中鏤金銀者亦可用溧陽崑山二種俱入惡道而陸小拙為尤甚矣

剪刀

有寶鐵剪刀外面起花鍍金內嵌回回字者製作極巧倭製摺疊者亦可用

書燈

有古銅駝羊燈。龜燈。諸葛燈。俱可供玩。而不適用。有青綠銅荷一片。藥架。花朵。於上古人。取金蓮之意。今用以為燈。最雅。定窰三臺。宮窰二臺者。俱不堪用。錫者。取舊製古模。越小者為佳。

燈

閩中珠燈第一。玳瑁琥珀魚鮫次之。羊皮燈。名手如趙虎所畫者。亦當多蓄。料絲出滇中者。最勝。丹陽所製。有橫光。不甚雅。至如山東珠參。梅李花。草百鳥。百獸。夾紗墨紗等製。俱不入品。燈樣以四方如屏中。穿花鳥。清雅如畫者。為佳。人物樓閣。僅可於羊皮屏上用之。他如蒸籠。圍水晶球。雙層三層者。俱惡俗。茂然者。雖極精工。華絢終為酸氣。曾見元時布燈。最奇。亦非時尚也。

鏡

秦院黑漆古光背。質厚無文者。為上。水銀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錢小鏡。滿背青綠。嵌金銀五嶽圖者。可供攜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鏡。俗不可用。軒轅鏡。其形如鉢。卧榻前懸。裏取以辟邪。然非舊式。

鈞

古銅腰束絲鈞。有金銀碧瑱嵌者。有片金銀者。有用獸為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頭鈞。蛟螭捕蟬鈞。鈔金者。皆秦漢物也。齊中多設以備懸壁挂畫。及拂塵羽扇等用。最雅。自寸以至盈尺。皆可用。

束腰

漢鈞漢珮。僅二寸餘者。用以束腰。甚便。稍大則僅入玩器。不可日用。緇用沉香具。紫餘俱非所宜。

禪燈

高麗者佳。有月燈。其光白瑩如初月。有日燈。得火內照。一室皆紅。小者尤可愛。高麗有賴仰蓮。三足銅壺。原以置此。今不可得。別作小架架之。不可製如角燈之式。

香檮盤

有古銅青練盤。有官哥定窑青冬磁龍泉大盤。有官德暗花白盤。綠麻尼青盤。朱砂紅盤。以置香檮皆可。此種出時。山齋最不可少。然一盒四頭。既板且套。或以大盤置二三十尤俗。不如兔窟硃雕茶案架一頭。以供清玩。或得舊磁盆長樣者。置二頭於

几案間亦可。

如意

古人用以指揮向往或防不測故煉鐵為之非直美觀而已得舊鐵如意上有金銀錯或隱或見古色澹然者最佳至如天生樹枝竹鞭等制皆廢物也。

塵

古人用以清談今若對客揮塵便見之欲嘔矣然齋中懸挂壁上以備一種有舊玉柄者其拂以白尾反青絲為之推若天生竹鞭萬歲藤雖玲瓏透漏俱不可用。

錢

錢之為式甚多詳具錢譜有金嵌青綠刀錢可為籤如博古圖等書成大套者用之鵝眼貨布可挂杖頭。

瓢

得小區葫蘆大不過四五寸而小者半之以水磨其中布擦其外光彩瑩潔水濕不變塵污不染用以懸挂杖頭及樹根禪椅之上俱可更有二瓢並生者有可為冠者俱雅其長腰鸞鷲曲項俱不可用。

鉢

取深山巨竹根車旋為鉢。上刻銘字。或梵書。或五藏圖。填以石青。光潔可愛。

花餅

古銅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物。花色鮮明。不特古色可玩而已。銅氣可插花者。曰尊。曰壺。曰觚。曰壺。隨花大小用之。磁器用官哥定窑古胆餅。一枝餅。小著草餅。紙槌餅。餘如暗花青花茄袋葫蘆細口匾肚瘦足藥罐。及新鑄銅餅。建窑等瓶。俱不清供。尤不可用者。總頸壁瓶也。古銅漢方瓶。龍泉均州瓶。有極大高二三尺者。以神古梅最相稱。餅中俱用錫作管管。感水可免破裂之患。大都瓶甯瘦無過壯甯大無過小。高可一尺五寸。低不過一尺乃佳。

鐘磬

不可對說。得古銅秦漢鐘。鐘編鐘。及古靈璧石磬。聲清韻遠者。懸之齋室。學以清耳。磬有舊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僅可供玩。

杖

鳩杖最古。蓋老人多咽。鳩能治咽。故也。有三代立鳩。飛鳩杖。頭周身金銀填嵌。為飾。

於方竹筇竹萬歲藤之上最古杖須長七尺餘摩弄滑澤乃佳天台藤更有自然屈曲者一作龍頭諸式斷不可用

坐墩

冬月用蒲草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編束細密堅實內用木車坐板以柱托頂外用錦飾暑月可置藤墩宮中有綉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蘇者亦精雅可用

坐圈

蒲團大徑三尺者席地快甚棕圈亦佳山中欲遠淫辟蟲以雄黃熬蠟作蠟布圈亦雅

數珠

以金剛子小而花細者為貴以宋做玉降魔杵玉五供養為記總他如人頂龍充珠玉瑪瑙琥珀金珀水晶珊瑚珠璣者俱俗沉香伽南香者則可尤忌杭州小菩提子及灌香於內者

香經

常見者僧佩經或皮袋或漆匣大方三寸厚寸許匣外兩像有耳繫繩佩服中有經

文史有貝葉經書彩畫天魔變相精巧細密斷非中華所及此皆方物可必佛室與
數珠同攝

扇扇墜

羽扇最古然得古團扇雕漆柄為之乃佳他如竹篾紙糊竹根紫檀柄者俱俗又今
之摺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造彼國今尚有絕佳者展之盈尺合之祇兩指許
所畫多作仕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人物粗有
形似其所染青綠亦甚卑以空青海綠為之真奇物也川中蜀府製以進御有金鈿
藤骨面薄如輕綃者最為貴重內府別有彩畫五毒百鶴鹿百福壽等式差俗亦皆
華綺可觀微杭亦有稍輕雅者姑蘇最重書畫扇其骨以白竹棕竹烏木紫白檀湘
妃眉綠等為之閒有用牙及玳瑁者有員頭直根錐環結于板板花諸式素白金面
購求名筆圖寫佳者價絕高其匠作則有李昭李替馬勳蔣三柳玉臺沈少樓諸人
皆高手也紙散墨渝不堪懷袖別裝卷冊以供玩相沿既久習以成風至稱為姑蘇
人事然實俗製不如川扇適用耳扇墜宜用伽南沉香為之或漢玉小玦及琥珀眼
掠皆可香串緬胎之屬斷不可用

枕

有書枕用紙三大卷狀如碗品字相疊束縛成枕有舊寤枕長二尺五寸濶六寸春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不可用也

簞

芟簞出滿刺伽國。生於海之洲渚岸邊。葉性柔軟。織為細簞。冬月用之。愈覺溫。夏則蘄州之竹簞最佳。

琴

琴為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床。以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紋如梅花。黯如烏木。彈之聲不沉者為貴。琴軀犀角象牙者雅。以蚌珠為徽。不貴金玉。絃用白色柘絲。古人雖有朱絃。清越等語。不如素質有天然之妙。唐有雷紋。張越。宋有施木舟。元有朱致遠。國朝有惠祥。高騰。祝海嶺。及樊氏路氏。皆造琴高手也。挂琴不可近風露。日色。琴囊須以舊錦為之。軫上不可用紅綠流蘇。抱琴勿橫。夏月彈琴。但宜早晚。午則汗易污。且太燥。脆絃。

琴臺

以河南鄭州所造古郭公碑。上有方勝及象眼花者。以作琴臺。取其中空。發響然。此實宜置盆景。及古石。當更置一小几。長過琴一尺。高二尺八寸。潤容三琴者。為雅坐。用胡床。兩手更便運動。須比他坐稍高。則手不費力。更有紫檀為邊。以錫為池。水晶為面者。於臺中置水。蓄魚藻。實俗製也。

研

研以端溪為上。出廣東肇慶府。有新舊坑。上下巖之辨。石色深紫。觀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重暈青綠小鸚鵡眼者。為貴。其次色赤呵之乃潤。更有紋慢而大者。乃西坑石。不甚貴也。又有天生石子。泓潤如玉。磨之無聲。貧墨而不壞。筆真希世之珍。有無眼而住者。若白端青綠端。非眼不辨。黑端出湖廣辰沅二州。亦有小眼。但質石粗燥。非端石也。更有一種出婺源歙山龍尾溪。亦有新舊二坑。南唐時開。至北宋已取盡。故舊硯非宋者。皆此石。石有金銀星及羅紋。刷然眉子青黑者。尤貴。潞溪石出湖廣常德辰州二界。石色淡青。內深紫。有金線及黃脈。經所謂紫袍金帶者。又洮溪研出陝西臨洮府河中。石綠色。潤如玉。攢研出徽州開化縣。有極大者。色黑。熟鐵硯出青州。古瓦研出相州。澄泥研出魏州。研之樣製不一。宋時進御有玉臺。犀池玉環玉堂諸

式今稱謂晉研。世絕重之。以高七寸。淵四寸。下可容一拳者為貴。不知此特進奉一種。其製最俗。余所見宣和舊硯。有絕大者。有小八稜者。皆古雅渾朴。別有圓池。東坡歙形。斧形。端明諸式。皆可用。請蘆精俗。至如雕鏤二十八宿。鳥獸。龜龍。天馬。及以獸為七星形。薄筴研。皆古銅玉器於中。皆人惡避。研須日滌。去其積墨。敗水則委光瑩質。惟研池邊斑駁墨跡。久浸不浮者。名曰墨鱗。不可磨去。硯用則貯水。墨則乾之。滌硯用蓮房殼去垢起滯。又不傷研。大忌滾水磨。茶酒俱不可。尤不宜令頑童持。沈研匣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並金籠燂石。至如紫檀為木。及雕紅彩漆。俱俗不可用。

筆

尖齊圓健。筆之四德。蓋亮堅則尖。亮多則齊。用絲貼襯得法。則亮束而圓。用純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則久而健。此製筆之訣也。古有金銀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鑲金綠沈管。近有紫檀雕花諸管。俱俗不可用。惟班管最雅。不則竟用白竹。尋丈大筆。以木為管亦俗。當以筍竹為之。蓋竹細而節大。易於把握。筆頭式須如尖筍。細腰葫。蓋請樣。僅可作小書。然亦時製也。畫筆杭州者佳。古人用筆。沈蓋書後。即滌去滯墨。

毫堅不脫可耐久。筆敗則瘞之。故云敗筆成塚非虛語也。

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若晉唐宋元書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完好。此佳墨之效也。故用墨必擇精品。且日置几案間。即樣製亦須近雅。如朝官魁星寶瓶墨。訣譜式。即佳亦不可用。宣德墨最精。幾與宣和內府所製同。常蓄以供玩。或以臨摹古書畫。蓋膠色已退盡。惟存墨光耳。唐以吳廷珪為第一。張遇第二。廷珪至賜國姓。今其墨與珍寶同備。

紙

古人殺青為書。後乃用紙。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南紙用豎簾。二主真跡。多是此紙。唐人有硬黃紙。以黃藥染成。取其辟蠹。而妓薛濤為紙名。十色小箋。又名蜀箋。宋有澄心堂紙。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有碧雲春樹龍鳳園花會花等箋。有匹紙。長三文至五丈。有彩色粉箋。及勝白鶴白鷺兩等紙。元有彩色粉箋。蠟箋。黃箋。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白錄觀音清江等紙。皆出江西。山壽俱當多蓄。以備用。國朝連七觀音奏本榜紙。俱不佳。惟大內用細密洒金五色粉箋。堅厚如板。

面研光如白玉。有印金花五色箋。有青紙如段素俱可寶。近吳中洒金紙松江漉箋俱不耐久。涇縣連四最佳。高麗別有一種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

劍

今無劍客。故世少名劍。即鑄劍之法亦不傳。古劍鋼鐵互用。陶宏景刀劍錄所載有。屈之如鈎。縱之直如絃。鏗然有聲者。皆目所未見。近時莫如倭奴所鑄。青光射人。曾見古銅劍青綠四裹者。蓄之亦可愛玩。

印章

以青田石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者為雅。然古人實不重此。五金牙玉水晶木石皆可為之。惟陶印則斷不可用。即官哥青冬等窰皆非雅器也。古鏤金鍍金細錯金銀商金青綠金玉瑪瑙等印篆刻精古。鈕式奇巧者皆當多蓄。以供賞鑒。印池以官哥窰方者為貴。定窰及八角委角者次之。青花白地有蓋長樣俱俗。近做周身連蓋滾螭白玉印池。雖工緻絕倫。然不入品。所見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鏤血使不知何用。今以為印池甚古。然不宜日用。僅可備文具一種。圖書匣以豆辦楠赤水櫛為之。

方樣套蓋不則退光素漆者亦可用他如剔漆填漆紫檀鑲嵌古玉及毛竹攢竹者俱不雅觀。

文具

文具雖時尚然出古名匠手亦有絕佳者以豆瓣楠瘿木及赤水樺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三格一替替中置小端研一筆硯一書冊一小硯山一宣德墨一倭漆墨匣一首格置玉秘閣一古玉或銅鎮紙一寶鏡古刀大小各一古玉柄棕帚一筆船一高麗筆二枝次格古銅水盂一糊斗蠟斗各一古銅水杓一青綠鑲金小洗一下格稍高置小宣銅彝爐一宋剔合一倭漆小檯白定或五色定小合各一倭小花尊或小注一圖書匣一中藏古玉印池古玉印鑲金印絕佳者數方倭漆小梳匣一中置玳瑁小梳及古玉盤匣等器古犀玉小盃二他如古玩中有精雅者皆可入之以供玩賞。

梳具

以瘿木為之或日本所製其纏絲竹絲螺鈿雕漆紫檀等俱不可用中置玳瑁梳玉剔帚玉缸玉合之類即非秦漢間物亦以稍舊者為佳若使新俗諸式闖入便非韻

士所宜用矣

海論銅玉雕刻審器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凡。卽如子母螭卧螭紋雙鈎佩法。宛轉流動。細入毫髮。涉世既久。土綉血侵。最多。惟翡翠色水晶色。為銅侵者。特一二見耳。玉以紅如鷄冠者。為最黃如蒸栗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青如新柳綠如鋪絨者。又次之。今所尚翠色。通明如水晶者。古人號為碧。非玉也。玉器中圭璧最貴。鼎彝尊杯注環玦。次之。鈎束鎮紙玉璫。充耳剛卯瑣珞。瑠璃印璋之類。又次之。琴劍鶴佩扇墜。又次之。銅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貴。匱。白。罍。解。次之。簠。簋。鐘。注。欵。血。盆。奩。花。賞。之。屬。又次之。三代之辨。商則質素無文。周則雕篆細密。夏則散金銀。細巧如髮。欵識少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篆文夏用鳥跡。商用蟲魚。周用大篆。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三代用陰欵。秦漢用陽欵。間有凹入者。或用刀刻。如鐫。碑。亦。有無欵者。蓋民間之器。無功可紀。不可遽謂非古也。有謂銅器入土久。土氣濕蒸。鬱而成青。入水久。水氣滴浸。潤而成綠。此亦不盡然。第銅性清瑩。不難易發青綠耳。銅色。褐。色。不。如。硃。砂。硃。砂。不。如。綠。綠。不。如。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黑。漆。最。易。偽。

造余謂必以青綠為上。偽造有冷沖者，有屑湊者，有燒斑者，皆易辨也。窰器紫窰最貴，世不多見。聞其製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如窯否。官窰汝窰以粉青色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紋取冰裂鱗血，鐵足為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官窰隱紋如蟹爪，尋窰隱紋如魚子，定窰以白色而加以泐水如淚痕者佳。紫色墨色俱不貴。均州窰色如胭脂者為上，青若蔥翠紫若墨色者次之，雜色者不貴。龍泉窰甚厚，不易穿。篋第工匠稍拙，不甚古雅。宣窰冰裂鱗血紋者與官窰同，隱紋如橘皮紅花青花者俱鮮彩奪目。瓏朵可愛，又有元燒樞府字號，亦有可取。至於水滌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純白薄如琉璃者，今皆極貴，實不甚雅。雕刻精妙者以宋為貴，俗子輒論金銀胎最為可笑。蓋其妙處在刀法圓熟，藏鋒不露，用硃極薄，漆堅厚而無皸裂。所刻山水樓閣人物鳥獸皆儼若圖畫為絕佳耳。元時張成楊茂一家亦以此技擅名一時。國朝果園廠所製刀法視宋尚隔一籌，然亦精細。至於雕刻器皿，宋以磨成為首，國朝則夏白眼擅名。宣廟絕賞之，吳中如賀四李文甫陸子岡皆後來繼出高手。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瑪瑙等為佳器，若一涉竹木便非所貴。至于雕刻果核雖極人工之巧，終是異道。

長物志卷七終

服飾

衣冠製屢必與時宜吾儕既不能披鶴帶索又不當綴玉垂珠要須夏葛冬裘被服
嫻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風入山林有隱逸之象若徒染五彩飾文綺與銅山金穴之
子侈靡門麗亦豈詩人衣服絮絮之旨乎至於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之為
漢服也幘頭大袍之為隋服也紗帽圓領之為唐服也簷帽欄衫中衣幅巾之為宋
服也中環襖領帽子繫腰之為勝朝服也方巾團領之為國朝服也皆歷代之制非
所敢輕議也志服飾第八

道服

製如申衣以白布為之四邊延以蠟色布或用茶褐為袍緣以皂布有月衣鋪地如
月披之則如鶴氅二者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俱不可少

禪衣

以洒海刺為之俗名瑣哈刺蓋番語不易辨也其形似胡羊毛片縷縷下垂緊厚如

氈其用耐久來自西域聞彼中亦甚貴

被

以五色縉羅為之亦出西番濶僅尺許與項哈刺相類但不緊厚次用山東縉絨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紫白等錦皆以美觀不甚雅以真紫花布為大被嚴寒用之有畫白蝶於上綉為蝶夢者亦俗古人用蓆花為被今却無此製

褥

京師有摺疊卧褥形如團扇展之盈丈收之僅二尺許厚三四寸以錦為之中實以絨心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錦為之錦既敝可以裝潢卷冊

絨單

出陝西甘肅紅者色如珊瑚然非幽僻所宜本色者最雅冬月可以代席狐腋絨褥不易得此亦可當溫柔鄉矣既者不堪用青氈用以襯書大字

帳

冬月以縉絨或紫花厚布為之紙帳與紬絹等帳俱俗錦帳柏帳俱閩閩中物夏月以蕉布為之然不易得吳中青緞紗及花手中製帳亦可有以畫絹為之有寫山水

晏梅於上者。此皆欲雅反俗。更有作大帳。號為漫天帳。夏月坐卧其中。置几榻。榻架等物。雖適意亦不古。寒月小齋中。置布帳於窗檻之上。青紫二色可用。

冠

鐵冠最古。犀玉琥珀次之。沉香葫蘆者又次之。竹穉。瘳木者最下。製惟偃月高士二式。餘非所宜。

巾

唐巾去漢式不遠。今所尚披雲巾最俗。或自以意為之。巾幅最古。然不便於用。

笠

細膝者佳。方廣二尺四寸。以皂絹緞。層山行以遮風日。又有葉笠。羽笠。此皆方物。非可常用。

履

冬月狹履最適。且可暖足。夏月棕鞋。惟温州者佳。若方舄等樣。製作不俗者。皆可為濟勝之具。

長物志卷八終

舟車

舟之習於水也宏軒連軸巨艦接艦既非素士所能辨蜻蛉蚱蜢不堪起居要使宜
聰明穩儼若精舍室陳度饗靡不成宜用之祖遠錢近以暢雜情用之登山臨水以
宣幽思用之訪雪載舟以寫高韻或芳辰蠟賞或麗女采蓮或子夜清聲或中流歌
舞皆人生適意之一端也至如濟勝之具籃輿最便但使制度新雅便堪登高涉遠
寧必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綾羅藉以簟蕩縷以鈎膺文以輪鞵鈎以脩革和以
鳴鸞乃稱周行魯道哉志舟車第九

巾車

今之肩輿即古之中車也第古用牛馬今用人車實非雅士所宜出閭閻者稍展且
較便楚中有以藤為扛者亦佳近金陵所製纏藤者頗俗

藍輦

山行無濟勝之具則藍輦似不可少武林所製有坐身踏足處俱以繩絡者上下攻

坂皆平。最為適意。惟不能避風雨。有上置一架。可張小幔者。亦不雅觀。

舟

形如剡船。底惟平。長可三丈有餘。頭濶五尺。分為四倉。中倉可容賓主六人。置棗筯。筆。酒鎗。鼎彝。玩之屬。以輕小為貴。前倉可容僮僕四人。置壺榼茗椀茶具之屬。後倉隔之以板。傍容小弄。以便出入。中置一榻一小几。小厨。上以板承之。可置書卷。筆硯之屬。榻下可置衣廩。虎子之屬。幔以板。不以蓬。簾兩傍不用欄柵。以布絹作帳。用葦束兩目。色無日則高。提提以帶。不以鉤。他如樓船。方舟。諸式皆俗。

小船

長丈餘。濶三尺許。置於池塘中。或時鼓棹中流。或時繫於柳陰曲岸。執竿把釣。弄月吟風。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簾。前以二竹為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一童子刺之。

長物志卷十

明 文震亨編

位置

位置之法煩簡不同。寒暑各異。高堂廣榭。曲房奧室。各有所宜。即如圖書鼎彝之屬。亦須安設得所。方如圖畫。雲林清秘。高梧古石中。僅一几一榻。令人想見其風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韻士所居。入門便有一種高雅絕俗之趣。若使前堂養鷄牧豕。而後庭侈言澆花洗石。正不如盈塵滿案。環四堵壁。猶有一種蕭寂氣味耳。志位置第十。

坐几

天然几一。設於室中。左偏東向。不可迫近窗檻。以逼風日。几上置舊研一。筆筒一。筆硯一。水中丞一。研山一。古人置研。俱在左。以墨光不閃眼。且於燈下更宜。書冊鎮紙各一。時時拂拭。使其光可鑒乃佳。

坐具

湘竹榻及禪椅。皆可坐。冬月以古錦製褥。或設草比俱可。

椅榻屏架

齋中僅可置四椅一榻。他如古須彌座短榻矮几壁几之類不妨多。忌靠壁平設數椅。屏風僅可置一面。書架及櫺俱列以置圖史。然亦不宜太棹。如書肆中。

懸畫

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於上。若懸兩壁及左右對列最俗。長畫可挂高壁。不可用換畫竹曲挂畫卓。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置象紅漆等架。室中宜挂大幅橫披。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挂屏之類。俱不雅觀。畫不對景。其言亦誤。

置壺

於日坐几上置矮臺几方大者一。上置壺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餅之類。筋瓶一。齋中不可用二壺。不可置於換畫桌上。及瓶盒對列。夏月宜用瓷壺。冬月用銅壺。

置瓶

隨瓶製置大小倭几之上。春冬用銅。秋夏用磁。堂屋宜大。書室宜小。青銅及賤金銀忌有環。忌成對。花宜瘦巧。不宜煩雜。若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二枝。須高下合插。亦止可一二種。過多便如酒肆。惟秋花插小瓶中。不論供花。不可閉窗戶焚香。煙觸即

養水仙尤甚亦不可供於書桌上

小室

几榻俱不宜多置但取古製狹邊書几一置於中上設筆硯香合薰爐之屬俱小而雅別設石小几一以置茗甌茶具小榻一以供偃卧趺坐不必挂畫或置古奇石或以小佛榻供鑿金小佛於上亦可

臥室

地屏天花板雖俗然臥室取乾燥用之亦可第不可彩畫油漆耳西南設卧榻一榻後別留半室人所不至以置薰籠衣架盥匣箱奩書燈之屬榻前僅置小几一不設一物小方枱二小榻一以置香約玩器室中精潔雅素一涉絢麗便如閨閣中非幽人眠雲夢月所宜矣更須穴壁一貼為壁牀以供連牀夜話下用抽替以置履襪庭中亦不須多植花木第取異種宜秘惜者置一株於中更以靈璧英石伴之

亭榭

亭榭不蔽風雨故不可用住器俗者又不可耐須得舊漆方面粗足古樸自然者置之露坐宜湖石平矮者散置四傍其石墩瓦墩之屬俱置不用尤不可用朱架架官

碑於上

敞室

長夏宜敞室。盡去窗檻。前梧後竹。不見日色。列木几。極長大者於正中。兩傍置長榻。無屏者各一。不必挂畫。蓋佳畫夏日易燥。且後壁洞開。亦無處宜懸挂也。北窗設湘竹榻。置簟於上。可以高卧。几上大硯一。青綠水盆一。尊彝之屬。俱取大者。置建蘭一二盆於几案之間。奇峰古樹。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簾四垂。望之如入清涼界中。

佛室

內供烏絲藏佛一尊。以金鈔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為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榻。若香像。唐像及三尊並列。接引諸天等像。號曰一堂。并朱紅小木等榻。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長松石洞之下。得古玉像最佳。案頭以舊磁淨瓶。獻花淨碗酌水。石鼎煎印香。夜燃石燈。其鐘磬幡幢几榻之類。次第鋪設。俱戒纖巧。鐘磬尤不可並列。用古倭漆經廂。以盛梵典。匣中列施食臺一幅。竿一下。用古石蓮座石幢一。幢下植雜草花數種。石須古製。不則亦以水蝕之。

長物志卷十一

明 文震亨編

蔬果

田文生客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使開千古勢利之祖。吾曹談芝討桂。既不能餽。菊。木。咬。花。草。乃屠酒。果。肉。以供口食。真可謂穢吾素業。古人蘋蘩可薦。蔬笋可羞。顧山肴野饈。須多預蓄。以供長日清談。閒宵小飲。又如酒鎗。四合皆類。古雅精潔。不可毫涉。市販屠沽。氣又常多。藏名酒。及山珍海錯。如鹿脯。荔枝之屬。庶令可口悅目。不特動指流涎而已。志蔬果第十一

櫻桃

櫻桃古名楔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又為鳥所食。故禮稱含桃。或以白盤。色味俱絕。南方由中。有英桃。脯中置玫瑰瓣。一味亦甚佳。價甚貴。

桃李梅杏

桃易生。故諺云。白頭種桃。其種有扁桃。墨桃。金桃。鷹嘴。脫核。蟠桃。以蜜煮之。味極美。李子在桃下。有粉青黃姑。二種。別有一種曰嘉慶子。味微酸。北人不辨梅杏。熟時乃

別種接香而生者曰杏梅。又有消梅入口即化。脆美異常。雖果中凡品。然却睡止渴亦自有致。

橘橙

橘為木奴。既可供食。又可獲利。有綠橘。金橘。蜜橘。扁橘。數種。皆出自洞庭。別有一種小於閩中。而色味俱相似。名漆堞。紅者更佳。出衢州者。皮薄亦美。然不多得。山中人更以落地未成實者。製為橘醬。鹹者較勝。黃橙堪調膳。古人所謂金盞。若法製丁片。皆稱俗味。

柑

柑出洞庭者。味極甘。出新莊者。無汁。以刀剖而食之。更有一種粗皮。名蜜羅柑。亦美。小者曰金柑。圓者曰金豆。

香椽

大如杯盃。香氣馥烈。吳人最高。以瓷盆盛供。取其氣。拌以白糖。亦可作湯。除酒渴。又有一種皮稍粗厚者。香更勝。

枇杷

枇杷獨核者佳。株紫皆可愛。一名款冬花。薦之果。色如黃金。味絕美。

楊梅

吳中佳果。與荔枝並擅高名。各不相下。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盤盛之。色與漆等。一斤僅二十枚。真奇味也。生當暑中。不堪涉遠。吳中好事家。或以輕棹郵置。或買舟就食。出他山者。味酸。色亦不紫。有以燒酒浸者。色不變。而味淡。蜜漬者。色味俱惡。

葡萄

有紫白二種。白者曰水晶葡萄。味差惡於紫。

荔枝

荔枝雖非吳地所種。然果中名奇。人所共愛。紅塵一騎。不可謂非解事人。彼中有客清者。色亦白。第殼已殷。所謂紅襦白玉膚。亦在流憩間而已。龍眼稱荔枝奴。香味不及。種類頗少。價乃更貴。

棗

棗類極多。小核色赤者。味極美。棗脯出金陵。南棗出浙中者。俱貴甚。

生梨

梨有二種。花瓣圓而舒者其果甘。缺而皺者其果酸。亦易辨。出山者有大如瓜者。味絕脆。入口即化。能消痰疾。

栗

杜甫寫蜀。採栗自給。山家禦窮。莫此為愈。出吳中。諸山者絕小。風乾味更美。出吳興者。從溪水中出。易壞。煨熟乃佳。以橄欖同食。名為梅花脯。謂其口味作梅花香。然實不盡然也。

銀杏

葉如鴨脚。故名鴨脚子。雄者三稜。雌者三稜。圓圓間植之。雖所出不足充用。然新綠時。葉最可愛。吳中諸刹。多有合抱者。扶疎喬挺。最稱佳樹。

柿

柿有七絕。一毒。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葉肥大。別有一種名燈柿。小而無核。味更美。或謂柿接三次。則全無核。未知果否。

菱

兩角為稜四角為菱吳中湖泖及人家池沼皆種之有青紅二種紅者最早名水紅菱稍遲而大者曰雁來紅青者曰鶯哥青青而大者曰傑饒菱味最勝最小者曰野菱又有白沙角皆秋來美味堪與區豆並薦

芡

芡花實合宵展至秋作房如雞頭實藏其中故俗名鷄頭有杭穉二種有大如小龍眼者味最佳食之益人若剝肉和糖搗為糕糜真味盡失

花紅

西北稱柰家以為脯即今之蘋婆果是也生者較勝不特味美亦有清香吳中柰花紅即名林檎又名來禽似柰而小花亦可觀

石榴

石榴花勝於果有大紅桃紅淡白三種千葉者名餅子榴酷烈如火無實宜植庭除

西瓜

西瓜味甘古人與沉李並埒不僅蔬屬而已長夏消渴吻最不可少且能解暑毒

五加皮

久服輕身明目。吳人於早春採取其芽。焙乾點茶。清香特甚。味亦絕美。亦可作酒服之。延年。

白扁豆

純白者味美補脾。入藥。秋深籬落當多種。以供採食。乾者亦須收數斛。以足一歲之需。

茵

雨後彌山遍野。春時尤盛。然蟄後蟲蛇始出。有毒者最多。中人自能辨之。秋茵味稍薄。以火焙乾。可點茶。價亦貴。

飴

飴類不一。詩人所取。抱甕之餘。采之烹之。亦山家一種佳味。第不可與肉食者道耳。

茄子

茄子一名落酥。又名菜菔。紫瓜。種莧其傍。同澆灌之。茄莧俱茂。新採者味絕美。茶邊為共興。守齋前種白茄。紫茄以為常膳。五馬貴人猶能如此。吾輩安可無此一種味也。

芋

古人以蹲鴟起家又云園收芋粟未全貧則禦第一策芋為稱首所謂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吾直以為南面之樂其言誠過然寒夜擁爐此實真味別名土芝信不虛矣

茭白

古稱雕胡性尤宜水逐年移之則心不黑池塘中亦宜多植以佐灌園所缺

山藥

本名薯蕷出婁東岳王市者大如臂真不減天公掌定當收作常供夏取其子不堪食至如香芋烏芋兔茨之屬皆非佳品烏芋即茨菇兔茨即地栗

蘿蔔蔓菁

蘿蔔一名土酥蔓菁一名六利皆佳味也他如烏白二種葉片嫩處之屬皆當命園丁多種以供伊蒲第不可以此市利為賣菜備耳

長物志卷十一終

長物志卷十二

明 文震亨編

香茗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陽薄暝。興味蕭曠。可以暢懷舒嘯。晴牕榻帖。揮麈閑吟。篝燈夜讀。可以逸辟睡魔。青衣紅袖。密語談私。可以助情熱意。坐雨閉窗。飯餘散步。可以遣寂除煩。醉筵醒客。夜雨蓬牕。長嘯空樓。冰絃曼指。可以佐歡解渴。品之最優者。以沉香芥茶為首。第焚煮有法。必貞夫韻士。乃能究心耳。志香茗第十二。

加南

一名齊藍。又名琉璃。有糖結金然二種。糖結面黑若漆。鑿若玉。鋸開。上有油若糖者。最貴。金然色黃。上有綠若金者。次之。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瘴氣。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盤承之。滿室皆香。真為奇物。小者以製扇墜數珠。夏月佩之。可以辟穢。居常以錫合。或蜜養之。合分二格。下格置蜜。上格穿數孔。如龍眼大。置香使蜜氣上通。則經久不枯。沉水等香亦然。

龍涎香

蘇門答刺國有龍涎嶼。羣龍文卧其上。遺沫入水。取以為香。浮水為上。滲沙者次之。魚食腹中。刺出如斗者。又次之。彼國亦甚珍貴。

沉香

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沉取沉水。然好速亦能沉。以隔火灸過。取焦者。別置一器。焚以熏衣被。曾見世廟有水磨雕刻龍鳳者。大二寸許。蓋熏檀中物。此僅可供玩。

片速香

鯽魚片。雉鷄斑者佳。以重寶為美。價不甚貴。有偽為者。當辨。

唵叭香

香脈甚者。衣袂可經日不散。然不宜獨用。當同沉水共焚之。一名黑香。以軟淨色明。手指可擦為丸者為妙。都中有唵叭餅。別以他香和之。不甚佳。

角香

俗名牙香。以白有黑烟色。黃紋直透者為黃熟。純白不烘焙者為生香。此皆常用之物。當覓佳者。但既不用隔火。亦須輕置爐中。庶香氣微出。不作煙火氣。

甜香

宣德年製清遠味幽可愛黑蟬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有錫罩蓋罐子者絕佳芙蓉梅花皆其道製近京師製者亦佳

黃黑香餅

恭順侯家所造大如錢者妙甚香肆所製小者及印各色花巧者皆可用然非幽齊所宜宜以置閨閣

安息香

都中有數種總名安息月麟聚仙沉速為上沉速有雙料者極佳內府別有龍星香倒桂焚之其架甚可玩若蘭香萬春百花等皆不堪用

暖閣芸香

暖閣有黃黑二種芸香短束出周府者佳然僅以備種類不堪用也

蒼朮

歲時及梅雨鬱爽當間一焚之出句容茅山細梗更佳真者亦難得

品茶

古人論茶事者無慮數十家若鴻漸之經君謨之錄可謂盡善然其時法用煎碾為丸為挺故所稱有龍鳳團小龍團密雲龍瑞雲翔龍至宣和間始以茶色白者為貴潛臣鄭可森始創為銀然冰芽以茶剔葉取心清泉清之去龍腦諸香惟新跨小龍蜿蜒其上稱龍團勝雪當時以為不更之法而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人異然簡便異常天趣恣備可謂盡茶之真味矣至於洗茶候湯擇器皆各有法甯特侈言烏府雲志苦節建城等目而已哉

虎邱天池

最號精絕為天下冠惜不多產又為官司所據寂寞山家得一壺兩壺便為奇品然其味實亞於界天龍池出池一帶者佳出南山一帶者最罕微帶草氣

芥

浙之長興者佳價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稍下採茶不必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則茶已老而味欠嫩惟成梗帶葉綠色而團厚者為上不宜以日晒炭火焙過扇冷以箬葉襯置貯高處蓋茶最喜溫燥而忌冷溼也

六合

宜入藥品。但不善炒。不能發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實佳。

松蘿

十數畝外。皆非真松蘿。山中亦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手焙者。更妙。真者在洞山之下。天池之上。新安人最重之。兩都曲中亦尚此。以易於烹煮。且香烈。故早。

龍井天目

山中早寒。冬來多雪。故茶之萌芽較晚。採焙得法。亦可與天池並。

洗茶

先以滾湯候少溫。洗茶去其塵垢。以定碗盛之。俟冷點茶。則香氣自發。

候湯

緩火矣。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始如魚目為一沸。緣邊泉湧為二沸。奔濤騰沫為三沸。若新大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水氣未消。謂之嫩。若水踰十沸。湯已失性。謂之老。皆不能發茶香。

滌器

茶瓶茶盞不潔皆損茶味須先時洗滌淨布拭之以備用

茶洗

以砂為之製如碗式上下二層上層底穿數孔用洗茶沙垢皆從孔中流出最便

茶壺湯瓶

有姜鑄銅饕餮獸面火壺及純素者有銅鑄如鼎彝者皆可用湯瓶鉛者為上錫者次之銅者不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點注瓷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茶壺 茶盞

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亦無差小符時大彬所製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其提梁卧瓜雙桃扇面八稜細花夾錫茶替青花白地諸俗式者俱不可用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用近時吳中歸銀嘉禾黃錫皆最高然製小而俗金銀俱不入品

宣廟有共足茶盞料精式雅質厚難冷潔白如玉可試茶色盞中第一世廟有檀盞中有茶湯果酒後有金銀大熊檀用等字者亦佳他如白定等室藏為玩器不宜日

用蓋點茶須增蓋令熱則茶面聚乳舊密器增熱則易損不可不知又有一種名在
公窰差大可置果窰果亦僅可用榛松新笋雞豆蓮窰不奪香味者他如柑橙茉莉
木樨之類斷不可用

擇炭

湯最惡煙非炭不可落葉竹篠樹梢松子之類雖為雅談實不可用又如暴炭膏新
濃烟蔽窰更為茶魔炭以長興茶山出者名金炭大小最適用以麩火引之可稱湯
友

長物志卷十二終

(B)
837
1003
1925
v.31